

外交謀殺—— 論「臺獨烈士」陳智雄案

蘇瑤崇

摘要

陳智雄（1916-1963），屏東人，戰前留學日本，因通英語、馬來語等故，戰時被日軍派往馬來亞任通譯。因緣際會，協助了印尼戰後獨立。戰後留在印尼經商，並歸化為印尼籍。1958年春，他至日本商談，受廖文毅之邀出任臺灣共和國臨時政府駐東南亞特使，但回印尼不久，卻在6月突遭當局以「美國間諜」之名逮捕，於1959年6月7日驅逐出境。之後，他想至日本發展，因無簽證而遭拒絕入境，轉往瑞士，取得該國護照，於1959年8月16日再次以短期簽證入境日本。後因簽證逾期，在國民黨當局外交運作下，於1959年12月3日遭日本當局逮捕。

陳智雄並非中華民國國民，且擁有瑞士護照，依照國際法必須遣返瑞士，但日本當局卻違法將其遣送臺灣。國民黨當局初於12月30日給予具保開釋，但1962年1月22日再次將他逮捕，最後於1963年5月28日，藉口組織三個人的同心社意圖臺獨叛亂為由，將其槍決。

陳智雄被譽為因臺灣獨立運動而遭槍決的烈士，他也是自日本遣送回臺的臺獨人士中，唯一遭到槍決的人，因此他的悲劇英雄事蹟為人所稱頌。傳說中的故事雖令人感動，但多非事實。

本文以國內政府檔案為主要史料作分析研究，試從學術角度重構其傳奇性生平，進而討論與其相關的轉型正義課題，亦藉以紀念其為臺灣獨立運動之犧牲。

關鍵詞：白色恐怖、轉型正義、臺灣獨立運動、臺灣共和國臨時政府、陳智雄

A Murder by Diplomatic Operation: The Case of Taiwan Independence Activist Chen Zhixiong

Yao-tsung Su *

Abstract

Chen Zhixiong (1916-1963), born in Pingtung, Taiwan, studied English and Malay in Japan before the Pacific War and was sent to Southeast Asia during the war as an interpreter of the Japanese army in Indonesia. He stayed there after the war and by chance assisted in the independence of Indonesia. Later he became a businessman and naturalized as an Indonesian citizen. In the spring of 1958, Chen went to Japan for business. Because of his pro-Taiwanese Independent stance, Liao Wenyi, the President of the Provisional Government of the Republic of Taiwan (in exile), appointed him as the government's special envoy to Southeast Asia. Upon returning to Indonesia, Chen was suddenly arrested on the charge of being an "American spy" by the Indonesian government in June.

After one year in prison, Chen was expelled and became a stateless person. He tried to enter Japan without a visa but was rejected by the Immigration Bureau of Japan. As a result, he was exiled to Switzerland, where he obtained a refugee passport. On August 16, 1959, Chen entered Japan again with a short-term visa. He was arrested by the Immigration Bureau of Japan for overstaying his visa on December 3, 1959. Chen had a Swiss passport and was not a citizen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According to International Law, Japan could only deport him back to Switzerland. However, due to the diplomatic maneuver of the Kuomintang (KMT) government, the Japanese authorities ignored Chen's wishes and handed him over to Taiwan illegally. Initially, the KMT government released him on bail on December 30, 1959. But on January 22, 1962, the authorities arrested him again, accusing him

* Professor, Center for General Education, Providence University

of organizing a three-person rebellion group named Tongxinshe. On May 28, 1963, Chen was executed.

Chen Zhixiong is widely regarded as a “martyr of the Taiwan independence movement.” Among all the Taiwan independence activists sent back from Japan to Taiwan, he was the only one executed by the KMT. Therefore, his tragic story and heroic deeds are well known among the Taiwanese. Although those stories are moving, most of them are not factual.

This article tries to reconstruct Chen’s legendary life from an academic perspective through archival research. It also explores the issues of transitional justice related to his case, and commemorates his sacrifice for the Taiwan Independence Movement sixty years ago.

Keywords: White Terror, Transitional Justice, Taiwan Independence Movement, Provisional Government of the Republic of Taiwan, Chen Zhixiong

外交謀殺—— 論「臺獨烈士」陳智雄案*

蘇瑤崇**

「余係無國籍人，過去投效日軍，為日本拼死命。今明知遭政治犯赴臺
為死路，而意予遣臺，不但失去人道，亦違反國際公法。」

—陳智雄悲嘆遭日本遣返—

壹、前言

陳智雄（1916-1963），檔案中又記為陳志雄與陳成龍等，屏東人，屏東公學校畢業後，14歲時隨父母前往日本東京川崎市居住，後來進入東京錦城中學、井上英語學校肄業，¹ 1941-1945年就讀東京興南學院，讀英語科，² 通英語、日

* 本文曾發表於2022年8月12日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之「2022白色恐怖歷史工作坊」。感謝何義麟教授惠予評論及提供寶貴意見。也感謝兩位匿名審查委員惠予寶貴意見。
收稿日期：2022年9月6日；通過刊登日期：2023年1月27日。

** 靜宜大學通識教育中心教授

¹ 見「司法行政部調查局特種刑事案件移送書」（1961年8月15日），〈陳智雄等案〉，《國防部後備司令部》，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以下簡稱檔管局）藏，檔號：A305440000C/0051/276.11/7529.24/0001/virtual005/0012。

² 見「陳智雄個查筆錄」（1963年1月7日）〈陳智雄等案〉，《國防部後備司令部》，檔管局藏，檔號：A305440000C/0051/276.11/7529.24/0001/virtual015/0003。又同案卷之「陳智雄訊問筆錄」（1961年9月22日），他又說是「東京興亞學院畢業」（檔號：A305440000C/0051/276.11/7529.24/0001/virtual001/0005，A305440000C/0051/276.11/7529.24/0001/

語、馬來語、北京語等故，戰時被日軍派往馬來亞擔任通譯。³ 因緣際會之故，協助了印尼獨立。戰後留在印尼經商、成立家庭並歸化為印尼籍。1958年春，他因商業關係前往日本，受廖文毅之邀出任臺灣共和國臨時政府駐東南亞特使，但回印尼不久，在6月突遭當局以「美國間諜」之名逮捕，後於1959年6月7日驅逐出境。之後，他想至日本發展，但遭拒絕入境，因而轉往瑞士，後取得該國護照。1959年8月16日再以短期簽證入境日本，後因逾期居留，在國民黨當局外交運作下，於1959年12月3日遭日本當局逮捕。陳智雄並非中華民國國民，且擁有瑞士護照，依照日本法規與國際人道原則必須遣返瑞士或尊重個人意願指定，但日本當局卻在當日凌晨即將其遣送臺灣，這是嚴重違反日本本國之規定。然後，國民黨當局強迫他寫下「自願返臺」聲明後，12月30日才給予具保開釋。但當局日後又多次重複逮捕與調查他，釋放後又派人監視其行蹤。最後於1962年1月22日當局再次將他逮捕，⁴ 而於1963年5月28日，藉口以組織同心社意圖臺獨叛亂為由，將其槍決。

陳智雄被譽為因臺灣獨立運動而遭蔣政權槍決的烈士，不只如此，遭國民黨當局自日本遣送回臺灣的臺獨人士中，他也是唯一遭到槍決的人，因此他的悲劇英雄事蹟為人所稱頌。傳說中的故事非常具有戲劇性張力，相當令人感動。但令人非常訝異，如果深入檔案研究，卻可以發現這些傳說多屬想像，並非事實。⁵

virtual006/0008)。因查東京「興亞學院」為後來的亞細亞大學，但以商科為主，另外有「興南學院」作為南進人才的養成所，因此推斷他應該是就讀興南學院。

³ 據其兄陳乘龍所述。見「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四八中六丙字第11562號文」（1959年12月31日），〈逆陳成龍（智雄）〉，《外交部》，檔管局藏，檔號：A303000000B/0048/6.3/37/0001/virtual001/0137-0138。

⁴ 見「陳智雄訊問筆錄」（1961年9月4日），〈陳智雄等案〉，《國防部後備司令部》，檔管局藏，檔號：A305440000C/0051/276.11/7529.24/0001/virtual005/0012。

⁵ 陳智雄事蹟的傳誦，大部分是網路文章，一少部分在書籍章節中提及。其中內容大同小異，應是互相傳抄。除細節有諸多出入外，主要共同的錯誤為：提供武器給印尼蘇卡諾獨立軍、以「駐東南亞大使」身分幫助廖文毅參加「萬隆會議」、成為「人球」往返東京、被國民黨綁架回臺灣等等，此外，這些文章也完全未提到陳智雄在臺灣部分。相關文章有：枝伯仔（林樹枝？），〈不屈不撓的陳智雄〉，《關懷》，第45期（1985年10月），頁12；陳銘城，《海外臺獨運動四十年》（臺北：自立晚報社，1992年），頁155-160；林樹枝，《白色恐怖X檔案》（臺北：自立晚報社，1997年），頁18-21；施明雄，《白色恐怖黑暗時代臺灣人受難史》（臺北：前衛出版社，1998年），頁25-

這或許是他個人的直接資料留存非常稀少所致，⁶ 因而導致有關他的學術性研究缺如，殊令人深感惋惜。⁷

諷刺的是，因國民黨當局對他恨之入骨，極盡處心積慮要逮捕他回臺受軍法處置，是以政府中保有許多對他詳細的監控資料與報告。這資料收藏於國家檔案管理局中，紀錄了其關鍵事蹟與重要活動，也紀錄了當局在該案的種種作為。這些「監控資料」雖是二手間接資料，內容不免偏頗或舛誤之處，但因為數眾多，透過相互對照與考證，多少仍能據此具體勾勒其生平重要事蹟及背後所反映之歷史。在無法取得國外資料下，本文唯能以國內的政府檔案進行分析研究。

研究陳智雄具有重要的歷史意義。雖然悲劇英雄事蹟值得廣泛流傳，但應該是真實歷史的傳誦而非虛幻的「傳說」。更重要的是，其事蹟背後存在著嚴肅的

28；李筱峰，《臺灣全志卷首——戰後臺灣變遷史略》（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2004年），頁94；陳正茂，《臺灣早期政黨史略（一九〇〇—一九六〇）》（臺北：秀威出版，2009年），頁155-160。網路文章方面有〈護國臺灣神陳智雄〉，網址：<https://taiwantt.org.tw/taiwanspirit/frame/frame46.htm>，（2022/3/29點閱）；臺灣獨立建國聯盟之〈紀念臺獨烈士、印尼建國英雄——陳智雄〉，網址：<https://www.wufi.org.tw/>【紀念】臺獨烈士、印尼建國英雄-陳智雄/（2022/3/29點閱）；想想論壇，〈51年了敬你臺灣獨立第一烈士陳智雄〉，網址：<https://www.thinkingtaiwan.com/content/2099>（2022/3/29點閱）；文化研究國際中心，〈福爾摩沙在萬隆：亞洲第三世界國足主要的歷史與未來〉，網址：<https://iccs.nctu.edu.tw/zh/subproject.php?USN=17>（2022/3/29點閱）；維基百科，〈陳智雄〉，網址：<https://zh.wikipedia.org/wiki/陳智雄>（2022/3/29點閱）；〈臺獨革命先行者陳智雄追思手冊〉，網址：<https://dokumen.tips/education/20170520-.html?page=18>（2022/4/13點閱）。

⁶ 在〈臺獨革命先行者陳智雄追思手冊〉中，可以看到為數極少他個人的直接資料。網址：<https://dokumen.tips/education/20170520-.html?page=18>（2022/4/13點閱）。

⁷ 蔡晏霖教授曾對陳智雄家屬進行口訪，以及田野調查其在印尼相關事蹟，發表在學術會議與演講中，其學校網頁中記載有：「由島至島：找尋陳智雄2008-2018」（發表於陳智雄暨泰源五烈士新資料研討會，臺北：2018.6.9，臺大校友會館），「由島至島：一個臺灣人的印尼故事」（埔里：2019.5.1，暨南大學東南亞研究系），「由島至島：該如何研究陳智雄？」（海外臺灣人移民研究群演講，臺北：2020.7.10，臺北教育大學），「成為臺灣人？陳智雄的戰後印尼經驗」（發表於「後冷戰文化影子下之亞際知識解殖工作坊」，中壢：2020.10.15-16，中央大學）。不過遺憾的是，相關內容似乎尚未公開發表在期刊中，因而無法參考引用。〈蔡晏霖副教授〉，「陽明交通大學人文社會學系暨族群與文化碩士班」，網址：<https://hs.nycu.edu.tw/Faculty/YLTsai>（2023/3/10點閱）。

轉型正義課題並未被注意，反因錯誤的「傳說」而遭到忽略與埋沒。他的一生反映著大時代的變化，他的處境隱藏了外交背後邪惡的交易，他的結局更凸顯了蔣介石政府的不義。本文想從學術角度重構其傳奇性生平與遭遇，進而討論與其相關的轉型正義課題，用以紀念其為臺灣獨立運動之犧牲。

貳、成為駐東南亞特使

陳智雄，屏東人，家裡有兄弟姊妹共8人，⁸ 戰前隨父母前往日本就學，並進入東京興南學院學習，因通英語、日語、馬來語、北京語等，戰爭末期被日軍徵召派往馬來亞擔任翻譯，而展開了他數奇的人生。在流傳的事蹟中，往往提到戰後他提供日軍武器給印尼蘇卡諾（Sukarno）獨立革命軍，不過這種說法忽略了印尼獨立運動的歷史背景。

在荷蘭殖民統治下的印尼，曾不斷發生反荷的民族獨立抗爭。當1941年珍珠港事變後，日本擊敗英荷聯軍佔領印尼，為促使印尼人協助戰爭，於是扶持獨立運動者，蘇卡諾是其中之一。當戰局逐漸失利時，1943年8月1日日本允許印尼成立中央參議會，議長即為蘇卡諾。為防範反抗，荷蘭殖民政府禁止印尼人接觸軍事。但為得到協助對抗盟軍，日軍反而訓練印尼人民參與軍事，至1945年初已有12萬人受過軍事訓練。在1944年底日軍知道敗局將至時，便開始推動印尼獨立。經過一連串過程後，1945年8月6日原子彈投下廣島後，日本南方軍指揮官趕緊在西貢成立全印尼獨立準備委員會，並預計於24日宣布印尼獨立。但日本天皇卻在15日即宣布了無條件投降，蘇卡諾等獨立人士聽到消息後，立即於17日宣布印尼正式獨立。⁹ 之後，荷蘭當局企圖重回印尼，因而發生了一連串獨立戰爭

⁸ 「陳乘龍訊問筆錄」（1964年3月28日），〈陳智雄等案〉，《國防部後備司令部》，檔管局藏，檔號：A305440000C/0051/276.11/7529.24/0003/virtual004/0006。他雖有兄弟姊妹8人，但多人死於戰時，出現在檔案為其兄陳乘龍，妹陳秀惠兩人。

⁹ 馬樹禮編著，《印尼獨立運動史》（香港：新聞天地社，1957年），頁73-116；鄭學稼，《印度尼西亞史》（臺北：黎明文化出版社，1976年），頁57-68；陳鴻瑜，《印度尼西亞史》（臺北：鼎文書局，2008年），頁341-357。

與內亂，直到1949年12月27日荷蘭才將主權移交印尼當局，並定都雅加達。¹⁰ 戰時為日本「馬來語通譯」之陳智雄，戰後協助了蘇卡諾等印尼獨立運動，此事蹟不應忽略上述印尼獨立過程與歷史背景。

戰後1946年7月25日，據說陳智雄娶了有荷蘭血統名為陳英娘（Tan Ien-Niu）的女子為妻，¹¹ 從名字推測她應該是「華僑」。婚後的陳智雄應該是定居在印尼蘇門答臘（Sumatra Indonesia）的武宜丁吉（Bukit Tinggi）這個地方，為虔誠的天主教徒，¹² 以經商為業並取得印尼護照。之後最主要的傳說為陳智雄協助廖文毅出席1955年的「萬隆會議」，但此事甚為可疑。

「殖民地獨立」是戰後潮流，萬隆會議象徵獨立新興國家的成就與盛事，其召開背景與戰後美蘇間冷戰有關。為防堵共產主義擴張，1954年9月美國在東南亞地區建立雙邊的防衛體系，稱為「東南亞公約組織（Southeast Asia Treaty Organization, SEATO）」。

但1949年年底剛獨立不久的印尼，就於1950年4月承認了中共政權，相當親共，因此對美蘇冷戰與「圍堵」政策相當戒懼。為避免捲入大國的對抗，於是1954年4月印尼、印度、緬甸、錫蘭與巴基斯坦五國開始倡議，後於12月決定邀請亞非殖民地新興獨立國家參與，最後於1955年4月18日至4月24日在印尼萬隆召開第一次「亞非會議」，共有29個國家參加。這是有史以來排除先進國家，單由亞非國家自行討論亞非事務的大型國際會議。主要討論了保衛和平，爭取民族獨立和發展民族經濟等共同關心的課題，並宣告殖民地時代的結束與批判超國冷戰的理論，倡議不與大國結盟等。¹³

然而曾為殖民地的臺灣，戰後卻淪為國民黨的「新殖民統治」，¹⁴ 並發生了

¹⁰ 蔡百銓，《印尼簡史》（臺北縣：萬全出版社，1996年），頁60-61。

¹¹ 見〈臺獨革命先行者陳智雄追思手冊〉，網址：<https://dokumen.tips/education/20170520-.html?page=18>（2022/4/13點閱）。

¹² 見「陳智雄遺書」（1963年4月1日），〈陳智雄等案〉，《國防部後備司令部》，檔管局藏，檔號：A305440000C/0051/276.11/7529.24/0002/virtual005/0001。

¹³ 見木谷勤，《山川現代史》（東京：山川出版社，2015年），頁195；陳鴻瑜，《印度尼西亞史》，頁395-396。

¹⁴ 蘇瑤崇，〈脫殖民地乎——UNRRA資料所見的臺灣戰後善後重建問題〉，收入蘇瑤崇主

二二八事件。之後，流亡海外的臺灣人開始了臺灣獨立運動，其中尤以廖文毅最具代表性。1950年廖文毅在日本東京成立「臺灣民主獨立黨」，倡議「美國託管臺灣，然後人民公投獨立」。於是傳說中就出現，「萬隆會議」會議召開時，陳智雄以其個人人脈促成廖文毅以「臺灣共和國臨時政府」¹⁵ 大統領身分參加，而使臺灣人獨立運動躍上了國際舞臺。

但實際上廖文毅臺灣獨立黨是在1955年9月1日才成立「臨時國民議會」，而「臺灣共和國臨時政府」更是之後1956年2月28日才成立，均在萬隆會議之後，¹⁶ 因此此說相當可疑。此外，在外交部的檔案中，雖詳細紀錄了廖文毅的活動，包括下述參加馬來西亞獨立慶典，或在埃及召開的亞非會議，但卻完全沒有他參加萬隆會議之紀錄，甚至在陳智雄的相關紀錄中也並未提及此事，該事的真實性應再與下列事實一併討論。

1957年8月31日馬來西亞獨立時，總理阿都拉曼曾邀請廖文毅以大統領身分參加獨立慶典，¹⁷ 一般又傳說這也是陳智雄的功勞。但1957年8月30日馬尼拉出版的《華僑商報》標題「『臺灣流亡共和國總統』廖文毅以菲旅行證出席新嘉坡獨立節」之報導，內容為：

……廖氏說，馬來西亞總理拉曼寄給他一張私人請柬。那臺灣獨立流亡者說，他於一九五二年在廣島一個和平大會上與拉曼認識。廖氏說：拉曼在日本，曾在一個茶會上半開玩笑地答應他：「假使馬來西亞先獨立，我將邀請你到吉隆坡，假使臺灣先獨立，我將到臺北去。」¹⁸

編，《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在臺活動資料集（Collected Documents of the United Nations Relief and Rehabilitation Administration in Taiwan）》（臺北：臺北二二八紀念館，2006年），頁9-33。

¹⁵ 為方便敘述，底下以「廖文毅黨」代稱廖文毅之「臺灣共和國臨時政府」。

¹⁶ 如前註多數傳說多有此誤解，但有人發現此「身分」之時間有誤，於是改為以「臺灣民主獨立黨」主席身分參加。見陳正茂，《臺灣早期政黨史略（一九〇〇—一九六〇）》，頁156。但此說仍然錯誤，廖文毅並未參加萬隆會議。

¹⁷ 「印尼自由報斥拉曼邀廖文毅赴馬來」（1957年9月9日），〈臺灣獨立運動（五）〉，《外交部》，檔管局藏，檔號：A303000000B/0046/006.3/006/1-02/081。

¹⁸ 「偽臺獨黨廖文毅獲馬來西亞聘請參加獨立典禮」（1957年8月31日），〈臺灣獨立運動（五）〉，《外交部》，檔管局藏，檔號：A303000000B/0046/006.3/006/1-02/054/0003。

同年8月31日國家安全局的資料中也記載：

據報：「偽臺獨黨廖逆文毅已得到馬來西亞聘請廖逆參加獨立典禮，是項聘書係由英駐日使館轉給廖逆文毅，其簽證手續亦由英使館代辦。廖逆已於八月廿九日動身，日政府對其出境期限為一星期返日」等情。¹⁹

從這些資料來看，廖文毅出席馬來西亞的獨立慶典，並非陳智雄安排。

陳智雄與廖文毅最直接的關係，應是任「駐東南亞特使」。但他何時為「特使」呢？如前述，一般傳說都認為他協助參加萬隆會議之故，而說是在「共和國臨時政府」成立的1956年。

但檔案有兩種不同記載，一是1959年7月20日僑委會報國安局資料載：「一九五四年〔按：時間有誤〕偽臺灣共和國亡命政府在日成立，……陳志雄卻被派為東南亞特使，駐留在印尼雅加達做地下工作。」²⁰從文脈看，「臨時政府」成立時他即受任命，但因該資料日期錯誤甚多，是以此日期並不可信。

另在外交部報告中提到：「四十七（1958）年初，偽黨任命在印尼之臺籍僑民陳智雄為『駐東南亞特使』，向南亞一帶臺僑，鼓吹獨立運動，旋即為印尼政府以間諜罪拘禁一年後，驅逐出境。……又該偽黨於四十七（1958）年六月間派陳智雄赴雅加達活動。」²¹，及1959年7月2日外交部代電也提到：「陳某……曾於去（1958）年一月來日，由偽『臺灣共和國臨時政府』給以該政府『東南亞特使』名義。」²²時間都是1958年。

¹⁹ 「偽臺獨黨廖文毅獲馬來西亞聘請參加獨立典禮」（1957年8月31日），〈臺灣獨立運動（五）〉，《外交部》，檔管局藏，檔號：A303000000B/0046/006.3/006/1-02/054/0002。

²⁰ 「據報偽臺灣獨立黨東南亞特使陳君去日及赴菲情報二件暨偽臺灣民政黨在日選出陳立家等七人為委員情報一件，敬請參核一案」（1959年7月20日），〈臺灣獨立運動（八）〉，《外交部》，檔管局藏，檔號：A303000000B/0048/006.3/009/1/022/0003-0004。

²¹ 「偽臺獨黨幹部簡歷表送禮賓司參用閱畢應還本司」（1963年4月26日），〈臺灣獨立運動（二十四）〉，《外交部》，檔管局藏，檔號：A303000000B/0045/006.3/025/1/001/0000329720030。

²² 「日政府以陳成龍非法入境命其離境由」（1959年7月2日），〈逆陳成龍（智雄）〉，《外交部》，檔管局藏，檔號：A303000000B/0048/6.3/37/0001/virtual001/0016。

再如後述，陳智雄遭遣返後，在調查局脅迫下寫了「脫黨聲明」，其中提到他與廖文毅關係為：

一九五六年余以商務關係自印尼訪日時，臺灣民主獨立黨外交委員陳哲民氏曾來訪晤，經渠之邀請，參加廖文毅所領導之臺灣獨立運動，事後余即遣返印尼。廖氏曾來信尋求支持其所組織之黨、政府及議會。一九五八年余再度因商務關係訪日時，始第一次與廖氏晤面。其後廖氏未得余之同意，立即任意發表余為「駐東南亞特使」。²³

因為該聲明是脅迫下所為，其中個別事情真偽，仍有待商榷。但從「1958年始初與廖氏晤面，後才為駐東南亞特使」，²⁴「1958年」才是任駐東南亞特使的正確時間。

另外，國安局的線民報告了1955年9月1日下午2時臺灣獨立黨在東京成立臨時國民議會情形，提到有一名印尼人參加。²⁵ 假設這位印尼人是陳智雄的話，那麼他參加廖文毅的獨立運動最早也是在1955年9月的「臨時國民議會」，而非1956年2月的「臺灣共和國臨時政府」。這點跟他自述1956年的時間有誤差。在他的自述中，並沒有提到1955年來日一事，因此前述該名印尼人很難推論即是陳智雄。他與廖文毅的接觸，較有可能是1956年。無論如何，這些事實都發生在萬隆會議之後，由此而論，傳說中廖文毅、陳智雄與萬隆會議之關聯，並非事實。

「駐東南亞特使」，可說是陳智雄個人最閃耀頭銜，使他從商人躍身為獨立運動的政治人物，開始在印尼公開推動臺灣獨立。但這卻是從根本否定中共及國

²³ 此為中文譯文，見「外交部外（49）東一字第001076號文」（1960年1月22日），〈逆陳成龍（智雄）〉，《外交部》，檔管局藏，檔號：A303000000B/0048/6.3/37/0001/virtual001/00145。原文為日文聲明收於A303000000B/0048/6.3/37/0001/virtual001/00154-00161。

²⁴ 另外自白書中又說：「1957年在日本經廖文毅介紹加入臺灣獨立黨……曾任駐東南亞特使」，與「脫黨聲明」所述不同。「陳智雄調查筆錄」（1961年1月23日），〈陳智雄等案〉，《國防部後備司令部》，檔管局藏，檔號：A305440000C/0051/276.11/7529.24/0001/virtual001/0005；A305440000C/0051/276.11/7529.24/0001/virtual006/0008。因寫「脫黨聲明」時接近事實發生日期，是以較為可信。

²⁵ 「偽臺灣獨立黨在東京成立臨時國民議會情形」（1955年9月24日），〈拂塵專案附件〉，《國家安全局》，檔管局藏，檔號：A803000000A/0038/340.2/5502.3/12/004/0002。

民黨政府對臺灣主權的主張，因此不僅激怒這兩方政權，更刺激他們採取嚴厲的報復措施，致使陳智雄招惹了日後殺身之禍。

叁、成為無國籍人

正值巔峰之陳智雄，1958年6月突遭印尼當局以「美國間諜」為由逮捕，未經審判而入獄，一年後於1959年6月釋放，然後驅逐出境，²⁶ 以至於其人生急轉直下。一般傳說對此只含糊言之，但實際上，他的被捕與國際冷戰及蔣介石政府涉入印尼內戰等複雜因素有關。

如前述，印尼獨立後成為親毛共政權的國家，以及韓戰爆發後，美國在遠東建立了東南亞公約組織（SEATO）來防堵共產主義。對美國而言，親毛共的印尼是圍堵政策的漏洞，如芒刺在背。另外，印尼總統蘇卡諾，因處處受制於國會，深感不滿，於是提出了「指導式民主（Guided Democracy）」企圖專權。因此印尼政爭不斷，最後在1958年2月，一群蘇門答臘軍官與政治人物，要求蘇卡諾回歸憲法，在得不到回應下，於是宣布成立「印尼共和國革命政府」，內戰因而爆發。²⁷ 對美國當局而言，這無異是推翻蘇卡諾政權的機會，於是秘密軍援革命軍。直到1958年5月，美國飛行員波普（Allan Pope）遭擊落，才證實了美軍的秘密軍援。²⁸

當時美國的秘密軍援，也透過中華民國空軍空投軍事物資給「革命政府」，國民黨政府也是協助者。外交部檔案中就有相關資料，討論假如印尼政府就此向聯合國控訴中華民國時，應該如何因應與否認。²⁹ 當秘密軍援被揭露後，蘇卡諾政府立

²⁶ 「據報偽臺灣獨立黨東南亞特使陳君去日及赴菲情報二件暨偽臺灣民政黨在日選出陳立家等七人為委員情報一件，敬請參核一案」（1959年7月20日），〈臺灣獨立運動（八）〉，《外交部》，檔管局藏，檔號：A303000000B/0048/006.3/009/1/022/0003。

²⁷ 蔡百銓，《印尼簡史》，頁66-67。

²⁸ 鄭學稼，《印度尼西亞史》，頁101。

²⁹ 「空投軍火接濟印尼革命軍案」（1958年3月2日），〈印尼內戰〉，《外交部》，檔管局藏，檔號：A303000000B/0047/651/0001/0001/virtual001/0003-0004。

即強烈譴責美國以及臺灣蔣政權，³⁰ 並藉此發起了印尼戰後第一次的排華運動。

最初「排華」是針對支持親蔣政權的華僑，從3月底取消華僑的活動，4月中泗水開始排華運動，³¹ 然後在5月5日逮捕國民黨印尼代表馬樹禮（後來的秘書長）等11人，然後繼續逮捕相關人士，徵用國民黨黨所，8月後擴大迫害僑領、僑社，最後於9月擴大沒收與國民黨有關之華僑企業。³² 但此種排華趨勢發展到1960年底，更波及到親毛共政權之華僑，遂成為全面排華運動。³³ 對蘇卡諾政府而言，「排華」不只可以反擊蔣政權，更可以藉沒收華僑資產以解決因內戰導致經濟破敗與混亂之問題，可謂一石二鳥。³⁴

在前述背景下，導致了陳智雄被捕。相關過程有諸多資料記載，外交部「日本觀光新聞刊載所謂臺灣獨立運動活動情形（1959年7月18日）」資料載：

（中央社東京航訊）……五月廿五日以第七版全頁報導在東京的所謂「臺灣亡命政府」。……該報說：「〔按：臺灣〕獨立運動是反共和反蔣，並以兩個中國為對手，所以其犧牲也大。最近中共比國府對他們所予壓力更強，尤其是在中日關係惡化後，這種傾向特別顯著。新華社的廣播曾指責「岸政府為什麼准許廖文毅一派的運動」。去〔按：1958〕

³⁰ 「朱安達妄稱我與美國支援印尼革命軍」（1958年5月2日），〈印尼內戰〉，《外交部》，檔管局藏，檔號：A303000000B/0046/1/4/0001/virtual001/135、142、143。另外，檔案A303000000B/0047/651/0001/0001/virtual001/0030-0031，也是印尼報紙譴責蔣政府軍援之報導。

³¹ 「印尼國會國防小組一委員主張對臺採取措施」（1958年3月22日），〈印尼內戰二〉，《外交部》，檔管局藏，檔號：A303000000B/0047/651/0001/0001/virtual001/0032。

³² 「最近印尼迫害華僑事件與我們應有的措施」（1958年10月18日），〈印尼內戰二〉，《外交部》，檔管局藏，檔號：A303000000B/0047/651/0001/0001/virtual001/0077-0083。另外，〈印尼內戰三〉，《外交部》，檔管局藏，檔號：A303000000B/0052/651/0002/0001/virtual001/，有為數甚多資料討論印尼的全面排華。

³³ 「印度尼西亞最近政情」（無日期），〈印尼內戰二〉，《外交部》，檔管局藏，檔號：A303000000B/0047/651/0001/0001/virtual001/0198-0199。關於印尼排華之研究，參考邱正歐，《蘇加諾時代印尼排華史實》（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5年），頁4-64。

³⁴ 「印度尼西亞最近政情」（無日期），〈印尼內戰二〉，《外交部》，檔管局藏，檔號：A303000000B/0047/651/0001/0001/virtual001/0201-0204。

年春天，在雅加達的「亡命政府駐東南亞特使」陳成龍赴日，與日本農林部洽商廉價購買變質米，運往印尼解決糧荒問題。事後回到印尼，向新聞記者發表談話，主張臺灣的民族自決之後即告失蹤，後來才知道他是以美軍間諜嫌疑被印尼軍方逮捕，不過據亡命政府所得的情報，這是中共的唆使。³⁵

由此可知，1958年春陳智雄至日本買米，才接受廖文毅任命為特使。回印尼後，他才以「特使」身分宣傳「臺灣民族自決」，卻遭以美軍間諜嫌疑被捕。

陳智雄的宣傳方式相當高調，AP通訊社（6月6日）在報導中提到，「自稱是廖文毅集團派駐東南亞「特使」，認為印尼沒有人知道「自由臺灣運動」是很奇怪，陳智雄又說臺灣支持印尼叛亂的人，並非臺灣人，而是蔣介石的人，蔣政權是臺灣人民的敵人，也是殖民列強的幫手」。³⁶他甚至在蘇卡諾慶生會中公開發表獨立運動，對記者發表「蔣政權是臺灣人民的敵人，北京政府也是殖民地主義者」，³⁷引起印尼媒體廣泛注意與報導。正因如此，刺激了中共的告密與蘇卡諾政府的逮捕。³⁸

中共政權對陳智雄的痛恨，可見於新華社連日的電文，包括八日電報導

³⁵ 「日本觀光新聞刊載所謂臺灣獨立運動活動情形」（1959年8月15日），〈臺灣獨立運動（九）〉，《外交部》，檔管局藏，檔號：A303000000B/0048/006.3/009/1/025/0001、0003。

³⁶ 「據AT社印尼雅加達電稱有S.T. Tan者自稱為自由臺灣運動之特使，赴印尼從事活動等語，茲抄發該項消息一份希察明東京英日文報刊對此有無報導」（1958年6月19日），〈臺灣獨立運動（六）〉，《外交部》，檔管局藏，檔號：A303000000B/0046/006.3/007/1-02/137/0004-0005。

³⁷ 「僑委會僑（48）導1775號文」（1959年7月20日），〈臺灣獨立運動（八）〉，《外交部》，檔管局藏，檔號：A303000000B/0048/006.3/009/1/022/0003-0004。

³⁸ 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第六組「代電」中提到：「去〔按：1958〕年六月五日蘇加諾〔按：1901年生〕五十七歲生辰時，該陳某發表談話稱「蔣政府是臺灣人民之敵，北京政府亦為新式殖民地主義，正向東南亞各地前進」。匪幫即以此提出交涉。印尼政府即以該陳某與反叛軍合作為藉口，予以逮捕。自發表談話後，印尼當局認為陳智雄是美國的間諜，即下令逮捕。」見「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四八中六戊字第06530號文」（1959年7月21日），〈逆陳成龍（智雄）〉，《外交部》，檔管局藏，檔號：A303000000B/0048/6.3/37/0001/virtual001/0031。

「美指使廖文毅派員赴印尼活動」，九日電報導「美指使廖文毅派員赴印尼活動」³⁹，十一日電報導「雅加達報紙指責「自由臺灣運動」分子到印尼活動」⁴⁰，以及十三日電報導「印尼外交部秘書長稱無意與廖文毅代表接觸」。文長所限之故，以下只引用八日電與十三日電說明。在八日電「美指使廖文毅派員赴印尼活動」指出：

正當蔣○○集團因為參與印度尼西亞叛亂集團的活動，在印度尼西亞已經被搞臭了的時候，美國竟然指使設在東京為它豢養的所謂「臺灣獨立同盟」的廖文毅集團，派人到印度尼西亞去進行活動，企圖破壞中國和印度尼西亞兩國之間的友好關係，並趁機為美國侵佔臺灣合法化的陰謀作宣傳。一個名叫陳志雄的、廖文毅集團份子六月五日公開在雅加達出現。他自稱是廖文毅集團派駐東南亞的「特使」，並且受命在雅加達開設「辦事處」。陳志雄說，他聽到印度尼西亞沒有人知道廖文毅集團搞的所謂「自由臺灣運動」，覺得很奇怪。他說日本、美國和英國早已「知道」這個「運動」了。他特別指出，廖文毅集團的總部設在東京這一事實表明，它已經得到日本岸信介政府的支持。廖文毅集團是美國陰謀用來破壞中國對臺灣的領土主權的工具。……⁴¹

在十三日電報導「印尼外交部秘書長稱無意與廖文毅代表接觸」指出：

印度尼西亞外交部秘書長蘇維托今天對安塔拉通訊社的記者說，印度尼西亞只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並且同他保持著友好的關係。他說：我們不希望我們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友好關係受到同只承認一個中國的政策不相容的事情的干擾。蘇維托是在安塔拉通訊社記者問到印度尼西亞外交部對廖文毅集團所謂「自由中國〔按：臺灣之誤〕運動」派往雅加達「代表」陳志雄的活動，打算採取什麼態度的時候，說這番話的。記者

³⁹ 「匪人民日報評論值得重視的新陰謀」（1958年6月14日），〈臺灣獨立運動（六）〉，《外交部》，檔管局藏，檔號：A303000000B/0046/006.3/007/1-02/137/0009。

⁴⁰ 「雅加達報紙指責『自由臺灣運動』分子到印尼活動」（1958年6月14日），〈臺灣獨立運動（六）〉，《外交部》，檔管局藏，檔號：A303000000B/0046/006.3/007/1-02/137/0017。

⁴¹ 「匪報導美指使廖文毅派員赴印尼活動」（1958年6月14日），〈臺灣獨立運動（六）〉，《外交部》，檔管局藏，檔號：A303000000B/0046/006.3/007/1-02/137/0002。

問到陳志雄有沒有同外交部接觸的問題時，蘇維托回答說：「沒有」。他又說，印度尼西亞外交部無意同所謂「自由臺灣運動」的代表進行接觸。⁴²

上述新華社電訊對陳智雄的批判，都集中在1958年6月上半，正說明了陳智雄在印尼宣傳「臺灣獨立」活動是在此時期。

因內戰之故，正值蘇卡諾政府反美情緒高漲，而遷怒於親蔣政權華僑之際，中共政權無法忍受陳智雄在首都雅加達設立「辦事處」，並在重要公開場合對記者高調宣傳「臺灣獨立」，毛政權於是趁機嫁禍他是「美國間諜」。也因廖文毅「臨時政府」臺灣獨立之主張，是「美國託管、公投獨立」，加上陳智雄出身臺灣，而印尼住家在蘇門答臘，這些都坐實了新華社的挑撥。加上在中共「印中友好」口號強烈的要求下，促使了印尼當局逮捕陳智雄以向中共示好。⁴³ 據陳智雄自述，在他向記者發表談話後第二天，中共就透過印尼政府將他抓起來關了1年。⁴⁴

印尼當局何時驅逐陳智雄出境呢？在前述1959年7月20日僑委會報國安局「僑（48）導1775號文」文中提到：

……自發表談話後，印尼當局認為陳智雄是美國的間諜，即下令逮捕，經審訊後，即判決驅逐出印尼，於六月七日釋放後，又使用了原來印尼發行的護照，來日亡命。⁴⁵

從文脈讀來，似乎為「1958年6月7日」，但此日期跟事實，與後述陳智雄「脫黨聲明」的內容相違。但國安局致外交部函指出：「偽『臺獨黨』奉（東）

⁴² 「印尼外交部秘書長稱無意與廖文毅代表接觸」（1958年6月19日），〈臺灣獨立運動（六）〉，《外交部》，檔管局藏，檔號：A303000000B/0046/006.3/007/1-02/137/0018。

⁴³ 在陳智雄的「聲明」中指出，因中共與印尼軍部共產黨員同謀，以美國間諜罪逮捕，並未經審判而入獄1年。見「外交部外（49）東一字第001076號文」（1960年1月22日），〈逆陳成龍（智雄）〉，《外交部》，檔管局藏，檔號：A303000000B/0048/6.3/37/0001/virtual001/00146、00155。

⁴⁴ 「陳智雄個查筆錄」（1963年1月7日）〈陳智雄等案〉，《國防部後備司令部》，檔管局藏，檔號：A305440000C/0051/276.11/7529.24/0001/virtual015/0006。

⁴⁵ 「僑委會僑（48）導1775號文」（1959年7月20日），〈臺灣獨立運動（八）〉，《外交部》，檔管局藏，檔號：A303000000B/0048/006.3/009/1/022/0003-0004。

南亞特使陳逆智雄於四十七年（1958）因涉美國間諜案被印尼政府逮捕，至本年（48）年（1959）六月七日釋放，並判處驅逐出境。」⁴⁶ 這應該是根據前述僑委會資料，但更正為1959年。

同為僑委會「僑（48）導1775號文」，另一件「偽臺灣亡命政府陳成龍赴馬尼拉」文卻又指出：

前報陳智雄（又名陳成龍）於六月廿五日自印尼乘瑞士航空公司飛機來日，因陳成龍係稱偽臺灣共和國亡命政府東南亞特派員之身分，反對我國政府，又反共為號召，在印作貿易生意，做掩護身分，於六月五日被印尼政府驅逐出境，逃亡來日。⁴⁷

卻又說是「6月5日」。另外，「中央社東京廿六日專電」也指出：「印尼於本月五日令其出境前往日本」。⁴⁸ 這些資料間存在兩種不同時間，何者正確難以判斷，唯一能確定是在1959年6月。

而陳智雄被驅逐出境時的國籍為何呢？在「駐菲大使館致外交部電」中提到：「又陳某持我政府護照，但已過期，同時持有印尼政府所發行旅行證書。」⁴⁹「有中華民國護照，但已過期」，其實是駐菲大使館「想當然耳」之誤解。又1959年8月29日國安局給外交部（四八）修智2540號文也提到：「陳智雄持瑞士政府核發之身分證前往日本，……並持有我外交部卅九年核發G12905號之護照。」⁵⁰ 此件附隨於外交部外（48）東一字第014054號文轉給駐東京大使

⁴⁶ 「國安局致外交部函」（1959年7月6日），〈逆陳成龍（智雄）〉，《外交部》，檔管局藏，檔號：A303000000B/0048/6.3/37/0001/virtual001/0014。

⁴⁷ 「僑委會僑（48）導1775號文」（1959年7月20日），〈臺灣獨立運動（八）〉，《外交部》，檔管局藏，檔號：A303000000B/0048/006.3/009/1/022/0005。

⁴⁸ 「妄稱『臺灣臨時政府』特使華人自印尼飛日本被監管」（1959年6月27日），〈逆陳成龍（智雄）〉，《外交部》，檔管局藏，檔號：A303000000B/0048/6.3/37/0001/virtual001/0001。

⁴⁹ 「中央社參考消息『臺籍叛逆陳成龍抵日內瓦』」（1959年6月29日），〈逆陳成龍（智雄）〉，《外交部》，檔管局藏，檔號：A303000000B/0048/6.3/37/0001/virtual001/0013。

⁵⁰ 「國家安全局（四八）修智2540號文」（1959年8月29日），〈逆陳成龍（智雄）〉，《外交部》，檔管局藏，檔號：A303000000B/0048/6.3/37/0001/virtual001/0039。

館。但東京大使館以「日使（48）領字第5677號」文回報外交部時卻說：「外交部：本年九月四日外（48）東一字第014054號機密代電奉悉，所示情報未盡正確。」⁵¹ 直接否定了國安局該情報的正確性。

戰後，國民黨政府積極進行併入臺灣為領土之作為，1946年2月9日，在沒有國際法根據也沒有與盟國任何商量下，就單方面訓令臺灣人全部恢復中華民國國籍。⁵² 有國際法學者無視佔領統治狀態而曲解這是實施主權行為，並認為「當時國籍的恢復並無國家提出異議」，主張這是「法律上執行完畢生效」的證明。⁵³ 但這並非歷史事實，實際上當時美日兩國對此都提出異議，並不認同，日本一直到舊金山和約之後，才承認國籍變更。⁵⁴ 無視國際法與國籍法，國民黨政府一直單方面認為日治時期臺灣人，自然都是中華民國籍。這是前述駐菲使館與國安局誤解之根由。

若根據外交部資料，從戰時以來陳智雄一直留在印尼，二二八事件時，更曾在印尼參加反中華民國之「臺灣國民革命」，⁵⁵ 他沒有回到過臺灣。在1959年7月2日外交部代電中指出：「經洽據日方告稱，大致情形與新聞報導相同，惟陳某具有印尼國籍等情。」⁵⁶ 而在國民黨中央委員會第六組的報告也都提到：「他

⁵¹ 「駐日大使館日使（48）領字第5677號文」（1959年9月23日），〈逆陳成龍（智雄）〉，《外交部》，檔管局藏，檔號：A303000000B/0048/6.3/37/0001/virtual001/0052。

⁵² 黃純青等監修，《臺灣省通志稿·卷十：光復志》（臺北：捷幼出版社，1999年），頁40-41。

⁵³ 參見丘宏達，《現代國際法》（臺北：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1995年），頁533；陸東亞，《領土管轄權成案之研究》（臺北：國家長期發展科學委員會，1965年），頁14。

⁵⁴ 「關於旅日華僑地位問題」（1946年2月23日），〈有關臺灣問題各項情報及參考資料〉，《外交部》，檔管局藏，檔號：A303000000B/0035/019.2/012/1/006/0001-5。蘇瑤崇，〈論戰後（1945-1947）中美共同佔領臺灣的事實與問題〉，《臺灣史研究》，第23卷第3期（2016年9月），頁105-106。

⁵⁵ 「自稱『臺灣臨時政府』陳成龍抵日被驅逐赴菲」（1959年6月28日），〈逆陳成龍（智雄）〉，《外交部》，檔管局藏，檔號：A303000000B/0048/6.3/37/0001/virtual001/0005。

⁵⁶ 「日政府以陳成龍非法入境命其離境由」（1959年7月2日），〈逆陳成龍（智雄）〉，《外交部》，檔管局藏，檔號：A303000000B/0048/6.3/37/0001/virtual001/0017。

攜印尼政府的護照，獲得日本政府特別居留許可而返往雅加達。」⁵⁷ 這些資料都說明陳智雄到其他國家，從未使用過中華民國護照，而是使用印尼護照。戰後他是從日本籍直接歸化為印尼籍，或說取得了印尼的永久居留權。但印尼是不允許雙重國籍，⁵⁸ 是以他不能、也不會、更沒必要申請中華民國籍與護照，⁵⁹ 他從來就不是中華民國的國民。認為他曾持有中華民國護照，僅能說這是國民黨雙重國籍主義者特有的思維。

然而在印尼排華政策下，一旦被驅逐出境，即喪失了永久居留權，護照也失效，因此無法申請他國入境簽證。在此情況下陳智雄只好竄改去年到日本的簽證，於6月25日乘瑞士航空冒險闖境日本，但隨即被扣留在東京羽田機場，26日遭日本判決「強制退去」。日本之所以不願收容陳智雄，國民黨的報告指出主要理由為「一、日本政府恐懼收容他後引起印尼之惡感。二、日方對新任駐日大使張厲生先生之威望甚為注意，不願因此與我發生風波。」⁶⁰

因為他無護照與其他國家的簽證，被認為「無國籍者」，是以遭「強制退去」，27日瑞士航空飛機過境馬尼拉時，菲律賓也不讓他入境，只好再由同班機載走到瑞士，最後才在該國以難民身分獲得收留。⁶¹ 在中央社1959年6月29日參考消息「臺籍叛逆陳成龍抵日內瓦」中指出：

⁵⁷ 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四八中六戊字第06530號文」（1959年7月21日），〈逆陳成龍（智雄）〉，《外交部》，檔管局藏，檔號：A303000000B/0048/6.3/37/0001/virtual001/0031。

⁵⁸ 見邱正歐，《蘇加諾時代印尼排華史實》，頁4-8。

⁵⁹ 據其兄陳乘龍稱，陳智雄至日本後，並無信札往返，也不知滯留何地。見「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四八中六丙字第11562號文」（1959年12月31日），〈逆陳成龍（智雄）〉，《外交部》，檔管局藏，檔號：A303000000B/0048/6.3/37/0001/virtual001/0137-0138。）可知陳智雄戰後應未曾回到臺灣過，不可能申請過中華民國護照。

⁶⁰ 「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四八中六戊字第06530號文」（1959年7月21日），〈逆陳成龍（智雄）〉，《外交部》，檔管局藏，檔號：A303000000B/0048/6.3/37/0001/virtual001/0031。

⁶¹ 「自稱『臺灣臨時政府』陳成龍抵日被驅逐赴菲」（1959年6月28日），〈逆陳成龍（智雄）〉，《外交部》，檔管局藏，檔號：A303000000B/0048/6.3/37/0001/virtual001/0005。「駐菲大使館致外交部電」（1959年6月30日），〈逆陳成龍（智雄）〉，《外交部》，檔管局藏，檔號：A303000000B/0048/6.3/37/0001/virtual001/0012。

……據此間悉：一個自印尼、日本和菲律賓的被遣送出境的無國籍的「臺灣臨時政府官員」陳成龍，本日已抵日內瓦。「臺灣共和國臨時政府國民大會議員」孫昌林（譯音）說：此間以電告陳成龍，試圖在日內瓦取得一份可允許其旅行的「臨時護照」。否則他將會面臨成為一個無國籍人的危險，無處可走，亦無任何國家願意收容他。⁶²

另外，1959年7月10日國安局致外交部（四八）修智2043號文也指出：

偽臺獨黨東南亞特使陳逆智雄（即陳成龍）自瑞士致日本臺獨黨電稱：「渠現在瑞士由國際難民營保護，如能取得在瑞士居留資格，決再申請赴日，並要求匯款接濟」等情。⁶³

被驅逐出境的陳智雄，事實上為「無國籍人」，在瑞士由國際難民營保護，等待同志的奔走以取得「匯款接濟」與「臨時護照」。但傳說他成為無國籍人球多國間往返達半年之久，並非事實。

肆、當局的外交謀殺

在陳智雄離開印尼時，國安局就決定伺機將其遣送回臺以軍法處分。在外交部長黃少谷呈總統府秘書長張岳軍、行政院長秘書長陳雪屏的文中指出，當知悉陳智雄遭日本拒絕入境，強制搭機赴菲後，即電飭駐菲大使館相機交涉，設法遣送回臺。但因菲律賓當局拒絕他入境之故，他未入境而直接轉往瑞士，以至於當局企圖無法得逞。⁶⁴ 之後，駐日大使館主要工作目標是阻止日本給予陳智雄入境

⁶² 「中央社通訊社參考消息『台籍叛逆陳成龍抵日內瓦』」（1959年6月29日），〈逆陳成龍（智雄）〉，《外交部》，檔管局藏，檔號：A303000000B/0048/6.3/37/0001/virtual001/0013。按：在該組織中並無「孫昌林」相似譯音的人，疑為「林順昌」。

⁶³ 「國安局（四八）修智2043號文」（1959年7月10日），〈逆陳成龍（智雄）〉，《外交部》，檔管局藏，檔號：A303000000B/0048/6.3/37/0001/virtual001/0025。

⁶⁴ 「外交部長呈張岳軍、陳雪屏文」（1959年7月9日），〈逆陳成龍（智雄）〉，《外交部》，檔管局藏，檔號：A303000000B/0048/6.3/37/0001/virtual001/0023、0024。

簽證，並也獲得日方應允。⁶⁵

另外，國安局對陳智雄的監視也沒停止過，除前述7月10日探知其在瑞士「等待同志匯款接濟」外，在8月14日「國安局致外交部長（四八）修智2364號文」指出：

……二、頃據續報：「（一）偽臺獨黨廖逆文毅此次赴瑞士所持護照，係1950年菲律賓政府發給者，其再返日本手續，亦事先向日本政府辦妥。（二）廖逆在瑞士準備與陳逆智雄（前由印尼驅逐出境者）會合後，擬於九月間以歐洲旅行簽證赴美等情。

〔批文〕如何阻共赴美須迅速採取一切措施。⁶⁶

國安局擔心廖文毅與陳智雄在瑞士會合，一起至美國宣傳臺灣獨立。但該情報錯誤，事實上陳智雄已取得瑞士護照，並從日本的瑞士領事館取得了赴日簽證，更於8月16日來到了東京，⁶⁷住進了「第一飯店」。⁶⁸外交部於是指示大使館與日本入國管理局交涉並要「盡力打擊」。⁶⁹在後述的「脫黨聲明」中，陳智雄曾就此抱怨說，廖文毅去瑞士時不只沒有見面，更不讓他知道。⁷⁰

在報外交部日使（48）領字第5546號文中，對陳智雄的來日，大使館做了詳細說明，主要內容是他取得60天短期簽證，先前偽造文書一事，因已處以遣返出

⁶⁵ 「駐日大使館日使密（48）生發字第30號代電」（1959年8月9日），〈逆陳成龍（智雄）〉，《外交部》，檔管局藏，檔號：A303000000B/0048/6.3/37/0001/virtual001/0034。

⁶⁶ 「廖文毅赴瑞士準備與陳智雄會合以歐洲旅行簽證赴美等」（1959年8月14日），〈臺灣獨立運動（九）〉，《外交部》，檔管局藏，檔號：A303000000B/0048/006.3/010/1-01/012/0002。

⁶⁷ 「國安局（四八）修智2515號文」（1959年8月27日），〈逆陳成龍（智雄）〉，《外交部》，檔管局藏，檔號：A303000000B/0048/6.3/37/0001/virtual001/0035。

⁶⁸ 「國安局（四八）修智2540號文」（1959年8月27日），〈逆陳成龍（智雄）〉，《外交部》，檔管局藏，檔號：A303000000B/0048/6.3/37/0001/virtual001/0039。

⁶⁹ 「外交部致駐日大使館機要室發電第3965號文」（1959年9月4日），〈逆陳成龍（智雄）〉，《外交部》，檔管局藏，檔號：A303000000B/0048/6.3/37/0001/virtual001/0041。

⁷⁰ 「外交部外（49）東一字第001076號文」（1960年1月22日），〈逆陳成龍（智雄）〉，《外交部》，檔管局藏，檔號：A303000000B/0048/6.3/37/0001/virtual001/0148、0156。

境了，是以日方不再追究，但如果逾期居留，將採取適當措施。並進一步提到陳智雄的近況：

查陳逆目前甚為潦倒，尤其舊識多避不見面，言詞間對偽黨已表不滿。本館正派員勸導其棄邪歸正，資助其返回祖國。倘勸導不成，仍請日方於其居留期限屆滿時（將於十月十五日到期），即予驅逐出境。查陳逆持有瑞士再入境簽證，將來日方可予遣回瑞士。惟本館擬設法將陳逆遣回臺灣，現正進行中。⁷¹

從「目前甚為潦倒」可知，自從被印尼驅逐出境後，陳智雄已成一無所有，在瑞士也只能待在難民營靠人接濟。惟有到日本尋求同志協助，發揮專長以圖再起，這應是他急於再回日本之原因。正因如此，此時駐日大使館對他的工作目標也從「阻止入境日本」，改成「遣返回臺」。⁷²

前述「國安局之（四八）修智2515號文」文曾提到：「某臺獨份子往晤東京入國管理事務所山本所長後，據稱：陳智雄前次來日，係因塗改再入國許可書被驅逐出境，唯恐該事再被提起而招致困難，山本所長希陳智雄特別注意，此乃日本入管當局對臺獨人員眷顧之表示等情。」⁷³ 反映出日本入管當局感受到「陳智雄」是敏感的政治問題，想透過其同志警告他應「特別注意」，不要再出現違反法律事項，要認知這是一種「特別眷顧」。

但對陳智雄而言，60天的居留期限，無疑是短短一瞬間，於是他透過同志努力奔走，希望延長居留。但日本當局不願延續此政治困擾，並不同意。⁷⁴ 而似乎其同志沒有認清情勢對陳智雄不利，沒有以「來日方長」力勸並警告他應先離

⁷¹ 「駐日大使館日使（48）領字第5646號文」（1959年9月10日），〈逆陳成龍（智雄）〉，《外交部》，檔管局藏，檔號：A303000000B/0048/6.3/37/0001/virtual001/0042-0044。

⁷² 「外交部外（48）東一字第014763號文」、「外交部外（48）東一字第014764號文」、「外交部外（48）東一字第014774號文」（1959年9月16日）〈逆陳成龍（智雄）〉，《外交部》，檔管局藏，檔號：A303000000B/0048/6.3/37/0001/virtual001/0045-0051。

⁷³ 「國安局（四八）修智2515號文」（1959年8月27日），〈逆陳成龍（智雄）〉，《外交部》，檔管局藏，檔號：A303000000B/0048/6.3/37/0001/virtual001/0035。

⁷⁴ 「駐日大使館日使（48）領字第6043號文」（1959年9月10日），〈逆陳成龍（智雄）〉，《外交部》，檔管局藏，檔號：A303000000B/0048/6.3/37/0001/virtual001/0058-0059。

日。或者說陳智雄也過於自信以為頂多遭遣返瑞士，反而再次冒險非法居留。結果使他再遭日本當局遣返，更意外的是直接秘密強制「遣返臺灣」。

一般又傳說陳智雄是被國民黨綁架回臺，但此說法不只非事實且忽略了背後嚴肅的轉型正義問題。⁷⁵ 國民黨當局的秘密遣返工作，推測應是最高層指示下為之。如前述，當陳智雄第一次被日本拒絕入境時，外交部長即向府院黨秘書長報告設法遣返一事。當再次入境日本後，外交部長再報府院黨高層要將陳智雄遣返回臺，⁷⁶ 並指示駐日大使館，請日方藉口陳智雄偽造公文罪，將其驅逐出境藉此遣送回臺。⁷⁷ 外交部長對府院黨秘書長的報告反映出層峰的關切。

於是12月1日駐日大使館以454號電回報了相關工作進行情況（收於「外交部收電機字第6489號」）內容為：

（前略）東一第018210號機密代電奉悉。前此本館除著重勸陳逆返臺外，並經洽日方拒絕其居留延期申請，期利勸說工作。惟陳逆迄無悔改返臺之意，故現已改置重點於使日方將其遣送返臺。日方認為困難所在：（一）強制遣送出境時，遣往地點須依其本人志願。（二）秘密強制遣往臺灣事發後，其餘黨及一部分日人將攻擊日主管當局秘密強制遣送政治犯。厲生已飭去文日方主管，建議盼先密行部署遣臺計畫，俟停當後即將陳逆拘捕，並於當日即由我派員乘CAT伴送臺灣。至於其本人意願，可由本館於陳逆被捕後，派人前往慰問勸說返臺，不論勸說結果如何，均由使館具函向日方說明陳逆志願返臺。⁷⁸

進而又繼續補充報告（收於「外交部收電機字第6492號」文）：

⁷⁵ 只有柯維斯的〈關於陳智雄被捕的國際法問題〉，正確提到陳智雄非中華民國國民，遭日本違法遣返。柯維斯，〈關於陳智雄被捕的國際法問題〉，收錄於「雲程的雙魚鏡」：<https://blog.xuite.net/hoonting/twblog/160084682>（2022/3/29點閱）。

⁷⁶ 該文為「外交部外（48）東一字第014774號文」（1959年9月16日），〈逆陳成龍（智雄）〉，《外交部》，檔管局藏，檔號：A303000000B/0048/6.3/37/0001/virtual001/0049。

⁷⁷ 「外交部外（48）東一字第018210號文」（1959年11月6日），〈逆陳成龍（智雄）〉，《外交部》，檔管局藏，檔號：A303000000B/0048/6.3/37/0001/virtual001/0060-0061。

⁷⁸ 「外交部收電機字第6489號文」（1959年12月1日），〈逆陳成龍（智雄）〉，《外交部》，檔管局藏，檔號：A303000000B/0048/6.3/37/0001/virtual001/0062。

（前略）此點並可俟陳逆返臺外後自行來函，或以其他方式證實，不使日方有被攻擊強制遣送政治犯之口實。目前日主管當局對此建議仍有疑慮，為允密行慎重考慮。厲生當積極推動。至於洽由日方將陳逆拘捕收容一點，因恐引起有關方面注意，轉礙及遣臺計畫之實現，故現暫不擬進行。又請日方檢舉陳逆騙造公文書罪責一點，縱即洽辦，亦不能將陳遣臺，以上兩點似可俟遣臺計畫無由實現時再行洽辦。本案目前似惟有相機以極機密而非正式之方式推動遣臺計畫。⁷⁹

從上述兩電文可知，在陳智雄當然拒絕勸誘回臺後，於是大使館先擬定好誘捕的詳細計畫，等安排妥當後，找日本當局主管來協助逮捕與遣返。最初日方主管對此表示有「須依其本人志願」規定之疑慮，但大使館已想好幫日方當局免責脫身之計，因而也得到日方主管願意「密行慎重考慮」。

外交部在得到大使館報告後，12月2日立即回電要求「希洽妥後，將遣臺日程先行電部」，同時又再向上報告府、院、黨高層。⁸⁰ 翌日駐日大使館立即以457號回電報告：「日方主管已同意強制遣送，不料執行單位主管持異議，謂倘秘密遣送，無異推翻志願遣送原則。且陳係政治犯，恐引起國際問題，不敢負責，倘上峰此項決定不能變更，只有請移轉管轄，由其他單位執行。……於是大使館派員積極說服，密行備函，保證陳回臺後，不受處分，因而『幸告說服』。並決定12月3日晚上12點華航飛機遣臺，並派王化隨機監視。」⁸¹ 從12月1日願「慎重考慮」到12月3日就「積極逮捕」，日方在短短2天不到的時間即順從大使館的交涉，轉變態度。

得知消息後外交部很滿意回電給大使館說：「第457號電悉，陳智雄晨抵臺，本案賴籌劃得宜，即時遣返，全案已報府院。如偽黨在日造發新聞，希急電

⁷⁹ 「外交部收電機字第6492號文」（1959年12月1日），〈逆陳成龍（智雄）〉，《外交部》，檔管局藏，檔號：A303000000B/0048/6.3/37/0001/virtual001/0063。

⁸⁰ 「外交部致駐日大使館機要室發電第5481號文」（1959年12月1日），〈逆陳成龍（智雄）〉，《外交部》，檔管局藏，檔號：A303000000B/0048/6.3/37/0001/virtual001/0066。

⁸¹ 「外交部收電機字第6527號文」（1959年12月3日），〈逆陳成龍（智雄）〉，《外交部》，檔管局藏，檔號：A303000000B/0048/6.3/37/0001/virtual001/0067-0068。

部。」⁸² 在此電文的批文中，又特別交代要大使館注意廖文毅等是否在東京製造新聞，並說明陳智雄回臺後將由國安局與調查局立即接手，移往秘密地方。

駐日大使館在12月4日以458號電，向外交部報告了日方協助遣返的詳細過程及陳智雄在飛機上的反應。內容大意如下：「在與日方商妥後，日方即派員跟蹤監視陳智雄的行動，以免逃脫。到了3日下午3時當局下令逮捕，4時送到拘留所，並禁止接見親友而完全與外界隔絕。當晚即送往機場，然後日方告知陳智雄要遣送他到臺灣。陳智雄當場震驚不已，但日方則呼弄他說：『已與國民黨政府取得協議，決不處分，請安心返臺。』在飛機起飛前半小時，才由警備課長親率警衛人員六名，將他押解機場隱蔽處，等候其他旅客上完飛機，引擎也發動後，才將他押解上飛機，隨即關上機門起飛。登機前，陳智雄神色很差，頻頻望向月臺，希望能看到熟人來相救，但最終只是失望落寞。途中由王化監視，並吩咐國籍機組人員共同注意，必要時要共同制伏他。飛機在沖繩有一小時停留，不過為安全起見不准他下飛機，並且由日方及中華航空通電琉球當局合作，防範他在琉球逃脫。此事日方僅少數主管參與，乃極度機密，廖文毅及同黨人毫不知情。大使館要求，在陳智雄抵臺後立即備函致日本入國管理局及東京入國管理事務所，大意为『此次本人請求返臺，荷蒙協助，已安全抵達，得與家屬團聚，並備受各方歡迎，無上快慰，特函致謝。』並要趕在隔日12月5日就以郵袋立即寄來，作為預防廖文毅等及若干日方人士得悉此事後可能的肇事。這是日方「破例」合作之故，因此大使館已分別「致謝」。而遣返的兩份機票，也要求轉知國安局在臺付款。」⁸³

根據日本出入國法遣返規定：「遣返目的地：遭強制遣返者之遣返目的地，

⁸² 「外交部致駐日大使館機要室發電第5509號文」（1959年12月4日），〈逆陳成龍（智雄）〉，《外交部》，檔管局藏，檔號：A303000000B/0048/6.3/37/0001/virtual001/0071。

⁸³ 「外交部收電機字第6558號文」（1959年12月4日），〈逆陳成龍（智雄）〉，《外交部》，檔管局藏，檔號：A303000000B/0048/6.3/37/0001/virtual001/0079-87。在遣返成功後，外交部長呈報總統府秘書長、行政院長秘書長等人時，要求特別強調「查本事並非本部主動指示張大使辦理，而係負責安全方面函請本部去電，並派有專人在東京會同我大使館進行者，合併陳明」。「外交部外（48）東一字第020140號文」（1959年12月8日），〈逆陳成龍（智雄）〉，《外交部》，檔管局藏，檔號：A303000000B/0048/6.3/37/0001/virtual001/0104-0105。

原則上為該人的國籍或市民權所屬國，如果無法送還國籍國時，則依照本人意願。」⁸⁴ 陳智雄擁有瑞士簽證與護照，並非中華民國籍人，無論驅逐或遣返，情理法上都只能遣返瑞士，決不應該遣送至中華民國。但整個過程中，日本入管當局明知這是違反國內法規定、違反人道原則、違反人權，與違反當事人意願，卻仍然為虎作帳全力配合國民黨當局，直接將陳智雄送入虎口。國民黨外交當局是如何說服日本入管當局主管「配合」此種違法的「破例」，背後是否有不為人知之「外交交易」，實耐人尋味。

陳智雄本來只是「逾期居留」的微罪，應不及於死，只能驅逐至原護照發給國家或依本人意願而已。但日本當局官員完全明白遣返法律規定，以及政治犯可能的下場，卻不顧道義而在「外交共同合謀」下，直接遣送他至沒有管轄權之中華民國當局來處置。日後陳智雄遭羅織而處死，這是中日雙方外交當局共謀「不義」行為的結果，實無異於「外交謀殺」。

在被告知將遣送臺灣時，陳智雄非常震驚的說：「余係無國籍人，過去投效日軍，為日本拼死命。今明知遣政治犯赴臺為死路，而意予遣臺，不但失去人道，亦違反國際公法。」⁸⁵ 他萬萬不會想到，過去極力效忠的「日本祖國」當局，竟然違法將他出賣給戰時敵國的蔣介石政府，使後來的他遭到處死。歷史的嘲諷莫過於此。

伍、外交當局合謀偽造文書

「偽造文書」，包括「偽造私文書」都是刑法處罰對象，屬於犯罪行為。國

⁸⁴ 原文為「送還先：被退去強制者を送還する先は、その者の国籍又は市民権の属する国が原則ですが、国籍国等に送還することができないときは、本人の希望により」。見日本出入國管理廳，〈退去強制令書の執行・送還・自費出国の2 1送還先〉，網址：https://www.moj.go.jp/isa/applications/procedures/tetuduki_taikyo_reisyo_00001.html，（2022/11/18點閱）。

⁸⁵ 「外交部收電機字第6558號文」（1959年12月4日），〈逆陳成龍（智雄）〉，《外交部》，檔管局藏，檔號：A303000000B/0048/6.3/37/0001/virtual001/0079。

民黨與東京入管當局都為了逃避違法遣返的「醜聞」遭揭露，各自進一步偽造了陳智雄「志願返臺」的聲明。

首先，在12月4日當日，東京入管當局就透過《朝日新聞》晚報及《週刊時報》兩家媒體特別報導「陳智雄自動要求前往臺北」之消息。⁸⁶《朝日新聞》晚報在標題「臺灣獨立運動之陳氏離日，在日永住之夢破滅」中，一開始先簡略敘述陳智雄在印尼因臺灣獨立運動被捕，及以瑞士發給護照亡命日本等事蹟外，結尾特別說：

東京入管官員向陳志雄表示，1、強制遣返後一年內不能再入境日本；
2、入管當局從中國（國民黨）大使館得知，國民黨當局對他並無逮捕與處刑之意圖。聽完這兩點說明後，陳「自發性」要求前往臺北了。⁸⁷

這篇報導中有幾點應須說明。首先，日方是在極機密下逮捕陳智雄，除當事者外無人得知。但12月4日凌晨遣返，當日傍晚就出現在晚報報導，可知該消息是入管當局主動找媒體透露。其次，遣返時入管官員並無類似「一年內不能再入境」之話語，顯然這是刻意說給媒體，用以欺騙社會，尤其是當時在日臺灣人。其次是「自發性」前往臺北，這可能是入管官員要求媒體強調報導，也有可能連《朝日新聞》也難以置信，特地用引號標示出來。之後，東京入管局還刻意歸還陳智雄遺留的十字項鍊，以表達「兔死狐悲」關切之心。⁸⁸東京入管局刻意偽造了陳智雄「自發性返臺」一事。

另一方面，國民黨當局偽造相同的聲明，並進一步用以進行政治分化之佈局。前述「陳智雄由日來臺」報導，中央社將之做成「央密參（48）第2008號」文，外交部將此提報給府、院與黨，在擬辦文中特別強調：「已與調查局

⁸⁶ 「外交部收電機字第6571號文」（1959年12月5日），〈逆陳成龍（智雄）〉，《外交部》，檔管局藏，檔號：A303000000B/0048/6.3/37/0001/virtual001/0088、0089。

⁸⁷ 日文剪報以及中文翻譯見「外交部外（48）東一字第020626號文」（1959年12月16日），〈逆陳成龍（智雄）〉，《外交部》，檔管局藏，檔號：A303000000B/0048/6.3/37/0001/virtual001/0130-0134。

⁸⁸ 「駐日大使館日使（48）領字第6371號文」（1959年12月10日），〈逆陳成龍（智雄）〉，《外交部》，檔管局藏，檔號：A303000000B/0048/6.3/37/0001/virtual001/0122-0123。

張局長洽，即準備陳氏自動要求往臺北之聲明，俟日本方面有起糾紛時即發表。」⁸⁹說明了當局積極準備偽造陳智雄聲明。

駐日大使館也著急地催促外交部，趕緊交寄陳智雄的親筆函，在「外交部收電機字第6571號文」中報告《朝日新聞》晚刊報導後，強調：

此案在日本是否續有發展，現尚屬難逆料，惟內幕新聞性之週刊、雜誌慣於造謠，本館自當遵電密切注意，隨時電呈。前電請寄陳智雄親筆函，務請今日郵袋寄下。駐日大使館。

〔外交部擬辦〕本日下午二時已急電張大使，陳氏拒寫親筆函，容再說服，令其照寫航寄。培基 十二、五。

〔另件同內容電文之擬辦〕本電已轉安全局、警備總部。⁹⁰

從外交部的擬辦文中可知，陳智雄一直都拒絕寫親筆函，外交部只好催促國安局與警備總部加強進行。至12月5日中午為止，國安局也只回報說：「陳智雄只肯寫：『十二月四日九時到，待遇良好，請你們放心』」。 ⁹¹ 當時陳智雄應該很清楚，如果他依當局要求寫下親筆函，無疑自己未來命運將任由國民黨當局擺佈，是以抗拒。

但在當局威逼下，12月7日陳智雄不得不寫下分別給駐日大使、日本東京入國管理局以及東京入國管理庁ム〔按：廳務〕所等三件之親筆函。⁹² 事實上，3件同內容的信函，陳智雄共寫了2遍。雖然這兩份的日期均押在「12月5日」，但從字跡判斷，寄給大使館與日本入管當局等函件的影本，字跡相當潦草，反映出

⁸⁹ 「央秘參（48）第2008號文」（1959年12月4日），〈逆陳成龍（智雄）〉，《外交部》，檔管局藏，檔號：A303000000B/0048/6.3/37/0001/virtual001/0101。

⁹⁰ 「外交部收電機字第6571號文」（1959年12月5日），〈逆陳成龍（智雄）〉，《外交部》，檔管局藏，檔號：A303000000B/0048/6.3/37/0001/virtual001/0088、0089。

⁹¹ 「外交部便箋」（1959年12月5日），〈逆陳成龍（智雄）〉，《外交部》，檔管局藏，檔號：A303000000B/0048/6.3/37/0001/virtual001/0078。

⁹² 「司法行政部調查局（四八）維甲48954號」（1959年12月7日），〈逆陳成龍（智雄）〉，《外交部》，檔管局藏，檔號：A303000000B/0048/6.3/37/0001/virtual001/0090。
「外交部外東司第1275號文」（1959年12月7日），〈逆陳成龍（智雄）〉，《外交部》，檔管局藏，檔號：A303000000B/0048/6.3/37/0001/virtual001/0093。

應是在催促下所寫，以及當時其心慌意亂與不甘願。⁹³ 當局存檔的那一份字跡則相當平整，反映出應是在調查局要求下再寫一次，此時其心情也稍見平復。⁹⁴

外交部轉寄陳智雄三封親筆函給駐日大使後，才發現內容與駐日大使交代應寫的內容有所不同。⁹⁵ 前述，駐日大使交代要陳智雄寫下：「此次本人請求返臺，荷蒙協助，已安全抵達，得與家屬團聚，並備受各方歡迎，無上快慰，特函致謝」之字句。但實際上，他只寫：「拜啟 我於去一九五八年在印尼因中共陰謀而利用現地政府將我不法投獄，約一年後才脫離了獄中生活，得以來日。但卻遭臺灣獨立運動廖文毅等之利用。此時得到貴所援助，於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四日午前九時回到故國臺灣，現在身心都愉快，謹此致謝。」⁹⁶ 並沒有「家屬團聚，各方歡迎」字句，更沒有「身心都愉快」，因為這些事根本都不存在，說明了當局的偽造。

在遣返後翌日（12月5日）國安局曾發函外交部詢問：「查偽臺獨黨為叛亂組織，陳逆智雄從事叛亂活動，依法應交軍法審判，如此處理，在對日外交上有無顧慮？敬請惠示為荷。」⁹⁷ 可知國民黨當局最初就打算將陳智雄「軍法審判」，不過在外交顧慮下，還是先請問了外交部意見。

對此，12月12日外交部函覆國安局意見，大意为：「一、1956年以來，先後策反廖文毅之外交部長陳哲民、副主席陳芳生、事務局長林澄水等返臺，但對於政府如何處理並不知悉。二、對於陳智雄遣返後的處分，應顧及下列各點。
1、陳智雄並非重要份子，如對其嚴加懲處，並不足以打擊廖文毅該黨人士，對

⁹³ 原件影本收於外交部呈府院黨之「外交部外（48）東一字第020268號文」（1959年12月10日），〈逆陳成龍（智雄）〉，《外交部》，檔管局藏，檔號：A303000000B/0048/6.3/37/0001/virtual001/0116-0121。

⁹⁴ 「外交部外（48）東一字第020108號文」（1959年12月8日），〈逆陳成龍（智雄）〉，《外交部》，檔管局藏，檔號：A303000000B/0048/6.3/37/0001/virtual001/0098-0100。

⁹⁵ 「外交部外（48）東一字第020108號文」（1959年12月8日），〈逆陳成龍（智雄）〉，《外交部》，檔管局藏，檔號：A303000000B/0048/6.3/37/0001/virtual001/0096-0097。

⁹⁶ 「陳智雄致東京入國管理局函」（1959年12月5日），〈逆陳成龍（智雄）〉，《外交部》，檔管局藏，檔號：A303000000B/0048/6.3/37/0001/virtual001/0099。

⁹⁷ 「國安局（四八）修智3628號文」（1959年12月5日），〈逆陳成龍（智雄）〉，《外交部》，檔管局藏，檔號：A303000000B/0048/6.3/37/0001/virtual001/0125。

於今後內部分化與策反工作，會有不利影響。2、日本政府原本認為陳係政治犯而對遣返有異議，但在大使館保證其返臺後不受處分，日方始予同意，日方報紙也有披露。此時若將其交付軍法審判，將難以向日方解釋。3、此刻若懲處陳智雄，將會騰諸世界報章，而成為該黨對外宣傳最佳資料，提高該黨身價，而對我政府產生不利之影響。三、認為陳必對該黨內部熟悉，建議宜善加利用，以打擊廖文毅黨。」⁹⁸ 建議先利用他來分化打擊廖文毅黨後，再來「懲處」。

因此，12月28日國安局回覆外交部初期結論：「將陳智雄交由其兄陳乘龍具保開釋，並未予以處分。」⁹⁹ 於是12月30日由陳乘龍將其保釋，¹⁰⁰ 翌日（31日）國民黨中央委員會第六組報告：「本會為進一步瞭解該陳智雄之活動情形，經洽詢本縣（屏東）各情報治安機關中」。¹⁰¹ 開始了1960年後由國民黨主導的「養案監控」階段。

但事實上，12月7日外交部又要求調查局，要陳智雄親筆寫下「脫離臺灣運動聲明」，¹⁰² 內容大要為，廖文毅為中共的同路人，以及廖文毅黨不但不同情他，還斷絕對他的援助，要主張臺獨人士悔悟並認清廖及其黨，並聲明他斷絕與臺灣獨立運動之關係等等。¹⁰³ 外交部在1960年1月5日才收到「脫黨聲明」，¹⁰⁴

⁹⁸ 「外交部外（48）東一字第020438號文」（1959年12月12日），〈逆陳成龍（智雄）〉，《外交部》，檔管局藏，檔號：A303000000B/0048/6.3/37/0001/virtual001/0126-0129。

⁹⁹ 「國安局（四八）修智3856號文」（1959年12月28日），〈逆陳成龍（智雄）〉，《外交部》，檔管局藏，檔號：A303000000B/0048/6.3/37/0001/virtual001/0135。

¹⁰⁰ 「陳智雄訊問筆錄」（1962年9月22日），〈陳智雄等案〉，《國防部後備司令部》，檔管局藏，檔號：A305440000C/0051/276.11/7529.24/0001/virtual006/0009。

¹⁰¹ 「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四八中六丙字第11562號文」（1959年12月31日），〈逆陳成龍（智雄）〉，《外交部》，檔管局藏，檔號：A303000000B/0048/6.3/37/0001/virtual001/0137。

¹⁰² 「司法行政部調查局（四九）維甲20113號」（1960年1月5日），〈逆陳成龍（智雄）〉，《外交部》，檔管局藏，檔號：A303000000B/0048/6.3/37/0001/virtual001/0140。

¹⁰³ 「外交部外（49）東一字第001076號文」（1960年1月22日），〈逆陳成龍（智雄）〉，《外交部》，檔管局藏，檔號：A303000000B/0048/6.3/37/0001/virtual001/0143-0161。其中頁0145-0161為日文聲明的正文與中文的翻譯。

¹⁰⁴ 「外交部外東司（49）第004號文」（1960年1月12日），〈逆陳成龍（智雄）〉，《外交部》，檔管局藏，檔號：A303000000B/0048/6.3/37/0001/virtual001/0141-0142。

由此可知，剛獲釋不久，陳智雄又再遭調查局逮捕，逼迫寫下「脫黨聲明」。

在榨乾他最後剩餘價值後，外交部立即將「脫黨聲明」轉交駐日大使館，並囑咐「希密行參考，並酌予運用，以打擊偽黨份子」。¹⁰⁵ 不久1960年2月27日以及29日廖文毅黨在東京舉行集會之際，駐日大使館特別將陳智雄的「脫黨聲明」，依照名單寄發到各出席者手中，以進行分化打擊。¹⁰⁶ 因為廖文毅黨人並沒有任何聲援陳智雄的活動，雙方外交當局也都鬆了一口氣。1月6日將國安局釋放陳智雄的消息通知駐日大使館後，¹⁰⁷ 外交部的陳智雄案也就告一段落。

無論「自發性返臺」的報導，或致東京當局的信，或脫黨聲明，這些都完全違背事實與陳智雄個人意願，是中華民國與日本當局濫用國家公權力迫害人權「偽造的文書」，是當局的犯罪行為。

陸、羅織罪名與處死

國安局似乎在1959年12月30日釋放了陳智雄，國民黨第六組也以「五二中六丙字第001982號文」報告釋放後的相關情況，該內容由其國民黨籍兄陳乘龍提供。大意为：「由屏東調查站主任陪同具保將他領回，後來居住在他家約三個月之久，但期間出則尋花酗酒、打人鬧事，入則收聽外國廣播，評訐黨與政府，並影響我子女教育甚重，並串通我胞妹分我財產，如此行為我無法與其生活，因此沒有辦法下，向調查站退保交還原人，離開我家，前往宜蘭我胞妹家居住。」¹⁰⁸ 因為陳智雄與其兄政治立場不同，兩人感情相當不睦，曾為遺產問題

¹⁰⁵ 「外交部外（49）東一字第001076號文」（1960年1月22日），〈逆陳成龍（智雄）〉，《外交部》，檔管局藏，檔號：A303000000B/0048/6.3/37/0001/virtual001/0143-0144。

¹⁰⁶ 「駐日大使館日使（49）領字第0599號文」（1960年3月3日），〈臺灣獨立運動（十）〉，《外交部》，檔管局藏，檔號：A303000000B/0047/006.3/011/1-01/001/0002-0003。

¹⁰⁷ 「外交部外（49）東一字第000160號文」（1960年1月6日），〈逆陳成龍（智雄）〉，《外交部》，檔管局藏，檔號：A303000000B/0048/6.3/37/0001/virtual001/0138-0139。

¹⁰⁸ 「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五二中六丙字第001982號文」（1963年3月6日），〈陳智雄等案〉，《國防部後備司令部》，檔管局藏，檔號：A305440000C/0051/276.11/7529.24/0002/virtual001/0011。

而對簿公堂，這是陳乘龍口頭報告的背景。

在第六組報告最後又提到：「綜合各情，該臺灣流亡政府副主席陳智雄，可能初由調查局策反運用，並與考管，茲又經拘捕法辦，其中必另有原因。」¹⁰⁹前述陳智雄在海外時，國民黨第六組即已監視他並有報告，但此時卻將他誤認為「臺灣流亡政府副主席陳芳生」，才兩三年時間，第六組就搞混了人與事實，令人感到訝異。當局所「策反運用」者並非陳智雄，而是陳芳生。¹¹⁰

但如果對照陳智雄的偵訊調查書等，可以發現與上述內容有很大差距。他在1962年12月28日的「軍法答辯書」中提到：

來臺後，又被司法行政部調查局傳訊，羈押數月之久。如此者前後有數次。被告恐遭意外，乃將被捕遣送來臺事實，在民國四十九年（1960）二月中（此時亦正被告方從司法行政部調查局羈押數月後，經察覺明白，無事釋放出獄的）以信將被捕遣送來臺之事實，向留在日本之吳振南告明，請求他代想辦〔按：應漏了「法」〕，以免危險而已。¹¹¹

他說釋放後不久，1960年元月馬上又遭到逮捕，又不斷受到調查局反覆逮捕審訊。因此，他感到生命危險，於是2月寫信向在日的「臺灣共和國」副統領吳振南求救，希望救他出臺灣而去日本，該封信是在屏東託美軍以軍郵寄出。¹¹²對照前述1月5日調查局強迫寫下「脫黨聲明」之事，應是此拘捕時所寫，羈押時間應為1960年元月初至2月中。¹¹³

¹⁰⁹ 「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五二中六丙字第001982號文」（1963年3月6日），〈陳智雄等案〉，《國防部後備司令部》，檔管局藏，檔號：A305440000C/0051/276.11/7529.24/0002/virtual001/0012。

¹¹⁰ 「外交部收電機字第1321號」（1951年3月1日），〈臺灣獨立運動（四）〉，《外交部》，檔管局藏，檔號：A303000000B/0045/006.3/005/1/036/0001。

¹¹¹ 「軍法答辯書（陳智雄）」（1962年12月28日），〈陳智雄等案〉，《國防部後備司令部》，檔管局藏，檔號：A305440000C/0051/276.11/7529.24/0001/virtual014/0009。

¹¹² 「陳智雄調查筆錄」（1962年1月23日），〈陳智雄等案〉，《國防部後備司令部》，檔管局藏，檔號：A305440000C/0051/276.11/7529.24/0001/virtual001/0006，「陳智雄訊問筆錄」（1962年10月4日）A305440000C/0051/276.11/7529.24/0001/virtual007/0004，A305440000C/0051/276.11/7529.24/0001/virtual001/0006。

¹¹³ 「陳智雄訊問筆錄」（1962年9月22日），〈陳智雄等案〉，《國防部後備司令部》，檔

但1962年9月22日的「訊問筆錄」中又提到：「我來臺後在司調局感訓，到同年十二月三十日經我哥哥保釋。四十九（1960）年四月十二日，又經司調局捕送新竹拘辦，到同年八月一日經我妹妹保出來。」¹¹⁴ 這段話，雖與陳乘龍所謂「住他家約三個月之久」大抵一致，但卻與前述「羈押數月之久」相矛盾。¹¹⁵ 在調查局「逼供」下，證詞常有相矛盾狀況。但從「脫黨聲明」、「求救信」推斷，這期間他應有遭拘押之事實。可確認是「四月十二日」是他再次被捕調查，拘留時間更長達近四個月。

政治犯共同遭遇是在獲釋後，除受當局監視外還常遭騷擾。前述國民黨第六組報告提到「為進一步瞭解該陳智雄之活動情形，經洽詢本縣（屏東）各情報治安機關中」，當局尋找不受當事者懷疑的人，潛伏其身邊進行密探報告。監視陳智雄的人即是其同學戴村澤。在戴村澤「軍法聲請覆判書狀」中提到：

……四、尤要者，即被告五十（1961）年十一月接受屏東市公所安全室主任周人道之指令，曾不斷將陳志雄之行蹤，向周報告，由此足證被告忠於政府，並與陳志雄決無溝通犯意之可能。¹¹⁶

可知從釋放後的1961年11月到1962年1月當局再逮捕陳智雄為止，戴村澤為當局選定用以監視陳智雄的工具。

回臺後陳智雄的生活不斷受當局的干擾，再加上妻離子散，財產被沒收，心

管局藏，檔號：A305440000C/0051/276.11/7529.24/0001/virtual006/0009。

¹¹⁴ 「陳智雄訊問筆錄」（1962年9月22日），〈陳智雄等案〉，《國防部後備司令部》，檔管局藏，檔號：A305440000C/0051/276.11/7529.24/0001/virtual006/0009。

¹¹⁵ 他在受軍法審問時又提到：「（回臺後）在調查局扣押一個月後，經過調查就保釋了。」見「軍法答辯書（陳智雄）」（1963年1月7日），〈陳智雄等案〉，《國防部後備司令部》，檔管局藏，檔號：A305440000C/0051/276.11/7529.24/0001/virtual015/0007。）

¹¹⁶ 「戴村澤軍法聲請覆判書狀」（1963年4月19日），〈陳智雄、戴村澤、蕭坤法〔汪〕等叛亂案〉，《國防部軍法局》，檔管局藏，檔號：B3750347701/0052/278.11/379/0001/virtual1001/0023。「戴村澤軍法申辯書狀」（1963年3月8日），〈陳智雄等案〉，《國防部後備司令部》，檔管局藏，檔號：A305440000C/0051/276.11/7529.24/0001/virtual021/0011。

情鬱悶難過，以至於他有了酗酒解悶之習慣，¹¹⁷也因受警察干擾之故，常在酒醉下與警察發生衝突。¹¹⁸而常與他一起喝酒的同伴，正是戴村澤。因為同學加上兼吳振南親戚雙重關係之戴村澤，¹¹⁹成為陳智雄酒後訴苦的對象。這使得當局更容易抓到把柄，終於在1962年1月22日當局再次逮捕他。¹²⁰

由於調查偵訊、起訴與判決過程冗長，篇幅所限，底下先將相關過程臚列如下表，再進行討論。

表 1：陳智雄之調查偵訊、起訴與判決過程表

年.月.日	名稱	收錄檔號	備註
1962.1.23	調查局調查筆錄	A30544000 0C/0051/276.11/7529.24/0001/ virtual001/0005-0008	
1962.1.30	調查局調查筆錄	A30544000 0C/0051/276.11/7529.24/0001/ virtual001/0009-00011	
1962.3.5	調查局調查筆錄	A30544000 0C/0051/276.11/7529.24/0001/ virtual001/0012-0014	8.15偵結移送警總 調查
1962.9.4	警總庭訊詢問筆錄	A30544000 0C/0051/276.11/7529.24/0001/ virtual006/0001	

¹¹⁷ 「軍法審理書（陳智雄）」（1963年3月8日），〈陳智雄等案〉，《國防部後備司令部》，檔管局藏，檔號：A305440000C/0051/276.11/7529.24/0001/virtual019/0004。

¹¹⁸ 「軍法答辯書（陳智雄）」（1962年12月28日），〈陳智雄等案〉，《國防部後備司令部》，檔管局藏，檔號：A305440000C/0051/276.11/7529.24/0001/virtual014/0010。

¹¹⁹ 「戴村澤談話筆錄」（1962年4月18日），〈陳智雄等案〉，《國防部後備司令部》，檔管局藏，檔號：A305440000C/0051/276.11/7529.24/0001/virtual003/0005。

¹²⁰ 「調查局留質室被留質人資料袋（陳智雄）」（1962年1月22日），〈陳智雄案〉，《法務部調查局》，檔管局藏，檔號：A311010000F/0051/156/00745/virtual001/0001。「陳智雄訊問筆錄」（1961年9月4日），〈陳智雄等案〉，《國防部後備司令部》，檔管局藏，檔號：A305440000C/0051/276.11/7529.24/0001/virtual005/0012。

年.月.日	名稱	收錄檔號	備註
1962.9.22	警總庭訊詢問筆錄	A30544000 0C/0051/276.11/7529.24/0001/ virtual006/0008-0011	
1962.10.4	警總庭訊詢問筆錄	A30544000 0C/0051/276.11/7529.24/0001/ virtual007/0001-0006	11.8 警總提軍法起訴，11.29 國安局審畢起訴書，要求起訴
1963.1.7	警總軍法庭訊問調查筆錄	A30544000 0C/0051/276.11/7529.24/0001/ virtual015/0003-0015 A30544000 0C/0051/276.11/7529.24/0001/ virtual016/0001-0002	
1963.2.26	警總軍法處對質任容安調查筆錄	A30544000 0C/0051/276.11/7529.24/0001/ virtual018/0002-0006	
1963.3.8	保安司令部軍法處審理筆錄	A30544000 0C/0051/276.11/7529.24/0001/ virtual019/0015 A30544000 0C/0051/276.11/7529.24/0001/ virtual020/0001-0010	3.16 死刑宣判 5.9 死刑「照准」 5.28 死刑執行

如果忽視與不考慮「刑求逼供」可能因素，只單就調查局偵訊結果而論，可以歸納指控的罪狀如下：

- 一、曾對親友說：政府貪污及特權階級太多。
- 二、1961年3月5日，在屏東旅社吃酒，罵鄰室外省旅客夏福民。「中國豬被打敗來臺灣，吃我佔我臺灣人的，你們滾回中國去」。
- 三、1961年8月3日在羅東康樂街飲酒大醉，返家時與警察衝突。大罵警察：「腳踏的是臺灣土地，國民黨不行最後要被共產黨打垮，國民黨愛錢、愛女人，以致失敗到臺灣來……」。
- 四、1961年9月寫「極惡無道的國民黨佔領臺灣罪惡史」。表達對臺灣現狀極其不滿。該文只有蕭、戴兩人知道。調查局問到：你是否認為同心會就是臺灣

獨立黨的一部分。他回答，當然是「臺灣獨立」的一部分。

五、常與戴村澤通信，在1961年9月8日，寫信給戴村澤，告訴他英文報紙刊登關於中國（中華民國）在聯合國席位有問題。又說你等職業財產又被土匪黨搶走，我們臺灣人過著像乞丐的日子，土匪黨的罪惡史無前例，一、違反憲法，二、侵害人權，三、使用身分證損害個人尊嚴，奪取個人自由，實不允其如此橫行。現在臺灣已變成一個大地獄、臺灣人均遭監視，土匪黨的目的在消滅臺灣人，並從臺灣人手中奪取臺灣。世界殖民史上並無此例，這是既不人道復極黑暗之恐怖政治。決定命運的日子近了。

六、常與蕭坤汪通信，1961年9月27日寫信給蕭坤汪，講聯大開會臺灣問題已被列入議程，臺灣獨立有希望。

七、1963年1月6日以日文寫信給戴村澤，政府獨裁必須打倒，臺灣共和國即將實現，要組織「同心會」，希望爭取臺灣人的自由平等與幸福。（信被扣，戴村澤未收到）

八、1963年1月18日以英文寫信給蕭坤汪，要組織同心會分三個階段來實現解放臺灣，向人介紹組織與宣揚目的。（信被扣，蕭坤汪未收到）

上述「事實」中，除了寫文章、寫信外，其他的行為都是陳智雄大醉後所為。但這些事實看起來相當「靜態」或「消極」。

調查局結束上項偵訊後，1962年8月15日以「叛亂嫌疑」將他移送警總偵辦。但在移送書理由中，除寫先前國外事蹟與上述偵訊結果外，更加上了「1961年11月23日在屏東億大旅社前，集合群眾數十人，被告陳智雄公開演說我們要打倒國民黨，殺光中國人，臺灣才能獨立」。¹²¹這是過去偵訊中從未問及的事，而臨時增加。顯然當局認為前述調查結果無法凸顯他「積極」的臺獨行動，於是在起訴前臨時加上「演說煽動群眾」一事。移送書內容後來成為起訴書，¹²²最後也

¹²¹ 「司法行政部調查局特種刑事案件移送書（陳智雄）」（1962年8月15日），〈陳智雄等案〉，《國防部後備司令部》，檔管局藏，檔號：A305440000C/0051/276.11/7529.24/0001/virtual005/0013。

¹²² 「警總軍事起訴書（陳智雄）」（1962年11月8日），〈陳智雄等案〉，《國防部後備司令部》，檔管局藏，檔號：A305440000C/0051/276.11/7529.24/0001/virtual008/0014-0015，A305440000C/0051/276.11/7529.24/0001/virtual009/0001-0006。

就成為判決書。¹²³ 這點也就成為他「積極活動」之事證，也是庭訊的重點。

11月8日軍法起訴後，12月28日陳智雄提出答辯書，才有「公開演說」之辯解。他說：「他與警察起衝突，揚言要揭露警察藉職務之便，向酒家、茶室、土窯館及旅社特種行業老闆揩油索賄之事，因而遭到警察人員乘機栽贓陷害。」¹²⁴ 1963年1月7日軍法庭中，又再次問起此事，陳智雄否認指控說：「如真有，警察馬上要抓我的。」¹²⁵ 因此，2月26日軍法庭傳喚當時警察任榮安作證。陳智雄回答說，「當時他在酒家喝酒和小姐吵了起來，後來被三名警察毆打後帶到警局」。法官問當時陳智雄有無喝酒？任榮安證實「有」。¹²⁶ 3月8日保安司令部軍法庭最後一次再問起此事時，陳智雄回答說：「因為警察打他，因而回罵警察。」¹²⁷ 關於此事，當時的警察局並沒有要兩人就此事做筆錄，可知並未視為重要事項。直到警總軍法起訴後，警務處才回覆說任榮安曾以「書面報告」。¹²⁸

由此可知所謂的「群眾演說」，其實是發生在他與警察鬥毆並辱罵時，民眾圍觀看熱鬧，但當局為了加重「著手實行叛亂」之指控，而刻意羅織莫須有「群眾演說」的罪名。當局最後根據惡法《懲治叛亂條例》，於3月16日給予「死刑」宣判。¹²⁹

以下再以5月9日蔣介石批「照准」之死刑定讞判決呈核書所記載之內容，論

¹²³ 「原件暨判決呈核」（1963年5月16日），〈陳智雄、戴村澤、蕭坤法〔汪〕等叛亂案〉，《國防部軍法局》，檔管局藏，檔號：B3750347701/0052/3132509/509/1/001/0015。

¹²⁴ 「陳智雄軍法庭答辯書」（1962年12月28日），〈陳智雄等案〉，《國防部後備司令部》，檔管局藏，檔號：A305440000C/0051/276.11/7529.24/0001/virtual014/0010。

¹²⁵ 「陳智雄軍法庭答辯書」（1963年1月7日），〈陳智雄等案〉，《國防部後備司令部》，檔管局藏，檔號：A305440000C/0051/276.11/7529.24/0001/virtual015/0012。

¹²⁶ 「陳智雄軍法庭答辯書」（1963年2月26日），〈陳智雄等案〉，《國防部後備司令部》，檔管局藏，檔號：A305440000C/0051/276.11/7529.24/0001/virtual018/0004-0005。

¹²⁷ 「保安司令部軍法處審理筆錄」（1963年3月8日），〈陳智雄等案〉，《國防部後備司令部》，檔管局藏，檔號：A305440000C/0051/276.11/7529.24/0001/virtual020/0010。

¹²⁸ 「臺灣省警務處安仁字第0258號」（1963年3月1日），〈陳智雄等案〉，《國防部後備司令部》，檔管局藏，檔號：A305440000C/0051/276.11/7529.24/0001/virtual019/0003。

¹²⁹ 「保安司令部軍法處宣判筆錄」（1963年3月16日），〈陳智雄等案〉，《國防部後備司令部》，檔管局藏，檔號：A305440000C/0051/276.11/7529.24/0001/virtual022/0007。

其中之問題。

據國防部呈稱，被告陳智雄，於（46）年二月在日本東京，經廖逆文毅吸收，參加偽「臺灣獨立黨」。（47）年二月受廖逆派遣為該偽組織駐東南亞特使，在印尼雅加達發表「臺灣獨立」之謬論。（48）年由日本來臺住，居屏東宜蘭等地，繼續進行臺灣獨立活動。（50）年九月以日文撰寫詆毀「政府剝奪臺灣人的自由財產，將臺灣青年送到金馬前線，以擋中共的砲口，現在的政治是強盜政治」等荒謬文字。同年23/11〔日〕在屏東億大旅社前，對數十民眾公開演說，「我們要殺光中國人，臺灣才能獨立」等語。又籌劃建立推動臺灣獨立之組織，先將其計劃謀議於同學戴村澤、同鄉蕭坤汪。又於（51）年一月十五、十六兩日，先後以日文、英文撰寫「同心會」組織綱領，分別函告戴蕭二人，謂「同心會」分三個階段來解放臺灣。①摧毀國民黨殘暴統治，②恢復臺灣人民應有的政治、經濟與社會平等的權利，③最後爭取臺灣人民的自由、幸福與經濟繁榮，建立「臺灣共和國」的可能時機，即將來臨等事實。案經臺灣總部偵訊明確，以其顛覆政府活動，已達於著手實行之程度，判處死刑。¹³⁰

上述所謂撰寫「詆毀政府言論」，或「同心會綱領」等，其實都是未公開的個人書寫，陳智雄始終也只是向戴、蕭二人表達自己對獨立的看法而已。「公開演說」根本就是當局的栽贓嫁禍。所謂「顛覆政府活動，已達於著手實行之程度」實為「羅織之罪」，「駐東南亞特使」才是當局軍法處置之主因。

陳智雄從來就不是中華民國籍人民，國民黨政府並無管轄權，但卻透過外交交涉，違法遣送他至臺灣，然後再以「羅織之罪」將其處死。這種「雖遠必誅」違反人權與法律之作為，十足反映了蔣介石政府邪惡之本質。

¹³⁰ 「原件暨判決呈核」（1963年5月16日），〈陳智雄、戴村澤、蕭坤法〔汪〕等叛亂案〉，《國防部軍法局》，檔管局藏，檔號：B3750347701/0052/3132509/509/1/001/0015。

柒、不能送達的遺書

1963年5月28日陳智雄遭槍決，¹³¹ 享英年47歲。臨終遺言：「我的屍體交給我的妹妹陳素惠（秀蕙），住羅東白雲寺。我三個孩拜託羅金蘭管教，以外沒什麼話說了。」¹³² 又留給妹妹陳秀惠日文與中文的遺書，內容如下：

遺書（日文）

陳秀惠様

- 1、台北で火葬にして下さい。
- 2、別紙、将来呉振南博士が台湾に帰て来た場合に手渡して下さい。
- 3、御好意に報ひる事が出来なかつた事を御許るし下さい。地下で亡父と共に貴女を守て居ます。

全てお左様奈良。

一九六三年四月一日記す

於台北

陳智雄¹³³

遺書（中文本）

陳秀惠先生

- 一、我死後請葬於臺北。
- 二、請將該遺書親交吳振南博士（吳博士現在日本）。

¹³¹ 「叛亂犯陳君一名業經警備總部執行死刑附呈執行照片」（1963年6月8日），〈陳智雄、戴村澤、蕭坤法〔汪〕等叛亂案〉，《國防部軍法局》，檔管局藏，檔號：B375034 7701/0052/3132509/509/1/002 /0001-0005。

¹³² 「訊問筆錄」（1963年5月28日），〈陳智雄等案〉，《國防部後備司令部》，檔管局藏，檔號：A305440000C/0051/276.11/7529.24/0002/virtual004/0006。後來其遺骨即收納於羅東白雲寺。

¹³³ 「陳智雄遺書」（1963年4月1日），〈陳智雄等案〉，《國防部後備司令部》，檔管局藏，檔號：A305440000C/0051/276.11/7529.24/0002/virtual004/0014。

三、請說明我生前不能對父親行孝，死後在陰間再行孝。

（致）吳振南博士（中文本）

一、我是為臺灣人而死。

二、我有遺孤兒三人，請先生多多照顧，均系天主教徒，請你向上址調查即可明瞭。

三、請向各位問候。

四、請先生多支援我的妹妹，他為我已盡到最大力量。

一九六三年四月一日記事，陳智雄於臺北。

（二月二十六日自屏東來）¹³⁴

除上述遺書外，還有特別致吳振南之日文遺書，內容如下：

遺書

吳振南博士

一、私は台湾人の為に死す。

二、私の遺児三人を頼む。

長男、TAN UI HUI、陳威惠

長女、TAN GEH HONG、陳雅芳

次男、TAN TON NAN、陳東南

住所下記の通り

Djalan Tembok 14 A, Bukit Tinggi, Sumatra Indonesia.

天主教徒ですからカトリック関係に調査頼んだら解る。

三、諸氏にかたきは討てくれ。

四、私のために尽くした妹を後援して下さい。

全てお左様奈良

於 台北 陳智雄

¹³⁴ 「陳智雄遺書」（1963年4月1日），〈陳智雄等案〉，《國防部後備司令部》，檔管局藏，檔號：A305440000C/0051/276.11/7529.24/0002/virtual004/0015-0016。

一九六一年四月一日記す¹³⁵

前述中文遺書應為此日文遺書之翻譯，推測可能是陳智雄為應付獄方檢查而翻譯。主要大意是託孤吳振南，並請求照顧妹妹。

但致吳振南的日文遺書中有「諸氏にかたきは討てくれ」，中文卻故意譯成「請向各位問候」，這應是為逃避檢查。日文的「かたきを討てくれ」是「報仇」之意，但此處以「は」代替「を」，其實這是日文加強語氣強調的表現法，「請告訴大家，（一定）要（為我）報仇！」才是此句正確的翻譯。「我是為臺灣人而死」、「一定要為我報仇！」，希望吳振南能傳達給在日臺灣獨立運動的同志，將來一定要為他報仇、討回公道，透露了陳智雄最後的心境。

上述給妹妹的遺書，包括信封都很完整的保留在檔案局中，¹³⁶ 可知這又是一封不能送達的遺書。

捌、無奈的後續

在陳智雄悲劇結局背後，尚有後續性問題亦應討論。為何遭自日本遣返臺灣的臺獨人士中，只有陳智雄遭判死刑？或者說相比其他人狀況，陳智雄是否有可能逃過一死？本案的歷史借鏡之處為何呢？這些問題應該從廖文毅黨人對陳智雄案之誤解論起。

遣返後的陳智雄，一直盼望著在日同志能夠援救他，但到死為止，不僅沒有「救援」，甚至連「聲援」都沒有。若對比稍後1960年的「郭錫麟案」，¹³⁷ 廖文毅黨人「極力奔走」為其爭取居留日本或避免遣返。但在陳智雄遭遣返後，相

¹³⁵ 「陳智雄遺書」（1963年4月1日），〈陳智雄等案〉，《國防部後備司令部》，檔管局藏，檔號：A305440000C/0051/276.11/7529.24/0002/virtual005/0001。

¹³⁶ 「信封」（1963年4月1日），〈陳智雄等案〉，《國防部後備司令部》，檔管局藏，檔號：A305440000C/0051/276.11/7529.24/0002/virtual004/0005。

¹³⁷ 相關資料收錄於案卷〈臺灣獨立運動（十一）〉之中，《外交部》，檔管局藏，檔號：A303000000B/0049/006.3/012。

關檔案中，卻幾乎未見廖等黨人為其奔走或任何抗議行動之記載，相當地消極。如前述，本案其實是「政治醜聞」，無論大使館或日方入管當局當時都擔心出現「聲援活動」，害怕抗議行動會使不法遣返暴露於世。但廖文毅黨人「平和冷靜」的無反應，委實讓雙方當局都大大鬆了一口氣。有瑞士護照的陳智雄卻遭遣送臺灣，其實是違法，他也不可能「志願回臺」。這事情應該沒有道理，相當矛盾與荒謬，但廖文毅黨人似乎對此都不起疑，竟都沒反應。這是他們對法的「無知」，還是對同志的「無情」呢？實在令人感到非常詫異與不解。

正因如此，國民黨當局得以利用此案繼續恐嚇在日臺灣人。1959年12月7日大使館報告外交部所謂：

關於陳智雄案，偽黨可能舉事引起新聞界注意一節，因據悉偽黨中尚有未取得合法居留資格者，經洽由日方相機秘密暗示偽黨分子，如彼等欲蠢動，即將以同機方式遣返，如此可望無事，惟仍當密切注意。張厲生。¹³⁸

可知，為了不引起日本輿論的關注此一醜聞，中日雙方當局反過來再次合謀，利用本案恐嚇並迫使在日臺灣人噤聲順從。

之後中日雙方當局繼續無顧忌的合謀遣返政治犯，這些事件包括有郭錫麟案（1960年）、張榮魁、林啟旭案（1964年）、呂傳信案（1967年）、陳玉璽案（1968年）與柳文卿案（1968年）等。這些案例曾引發了廖文毅黨人或之後臺獨人士積極的救援行動，但其中呂傳信在看守所自殺，張榮魁、林啟旭上訴成功得免遣返，其他人則遭到遣返。¹³⁹

除郭錫麟案外，其餘案例都發生在陳智雄處刑之後。在柳文卿遭遣返後，臺獨人士更請日本人來臺調查他的近況，以確保國民黨當局是否遵守外交承諾

¹³⁸ 「外交部收電機字第6604號文」（1959年12月7日），〈逆陳成龍（智雄）〉，《外交部》，檔管局藏，檔號：A303000000B/0048/6.3/37/0001/virtual001/0095。

¹³⁹ 在嚴婉玲、陳翠蓮之〈1960年代政治反對人士強制遣返政策初探——以柳文卿案為中心〉，有簡單的討論。嚴婉玲、陳翠蓮，〈1960年代政治反對人士強制遣返政策初探——以柳文卿案為中心〉，收入黃翔瑜執行編輯，《戰後檔案與歷史研究：第九屆中華民國史論文集》（臺北縣：國史館，2008年），頁873-905。

「不會處置」。¹⁴⁰ 假如當時在日臺獨人士能夠援引陳智雄處刑為例，舉辦聲援活動，抗議東京入管違法遣返的「醜聞」、宣傳國民黨當局背信的騙局、以及政治犯遭處刑的下場等，相信更能喚起日本輿論的同情與支持，進而反對日本入管當局遣返政治犯。上述的遣返事件，當會有不同的結果。

假如陳智雄也能如柳文卿案般獲得聲援，他當不至於遭到處刑，甚至於可以公開要求東京入管當局遵守承諾一年後讓他重回日本，但在廖文毅黨人毫無作為下，這一切只是歷史的空想。越是有強力海外的聲援與救援行動，獨裁當局才會有所忌憚，政治犯才有獲救的可能。但在陳智雄案中卻看不到此，這是令人深感痛心與扼腕之處，是後人應深刻記取的歷史教訓。

在調查局脅迫下陳智雄寫了「脫黨聲明」，在最後他卻又特別另外寫到：「不能救一人者，焉能救八百萬人，不希望一個同胞幸福者，焉能希望八百萬同胞幸福。」¹⁴¹ 似乎他想藉此表達對廖文毅黨人冷漠之怨懟，感嘆等不到的援救。但就算如此，直到最後他並沒有因而更改或放棄臺灣獨立建國的信念與志向，最終也因此而犧牲了生命。

玖、結論

研究與傳述歷史人物，是代為述說其自身無法說出的遭遇與真實的歷史，但錯誤的歷史並不具有歷史意義，也無法讓人認識真正的歷史問題。傳述真正的歷史，才是還其歷史公道，也才是對故人真正的紀念。過去傳說中的陳智雄，實際上掩蓋了許多應深入檢討的歷史問題，而無法從中得到歷史的教訓。

雖然傳說萬隆會議中的臺獨事蹟並非事實，但陳智雄確也為了在印尼宣揚

¹⁴⁰ 「警總（57）詢智（甲）9167號文」（1958年7月25日）〈柳文卿案〉，《國家安全局》，檔管局藏，檔號：A803000000A/0056/C280208/0001/01/01/0002-0011。「調查局（57）弘（一）103453號文」（1958年4月5日）〈柳文卿案〉，《國家安全局》，檔管局藏，檔號：A803000000A/0056/C280208/0001/02/019/0001-0009。

¹⁴¹ 「外交部外（49）東一字第001076號文」（1960年1月22日），〈逆陳成龍（智雄）〉，《外交部》，檔管局藏，檔號：A303000000B/0048/6.3/37/0001/virtual001/0153、0161。

「臺灣獨立」而喪失一切。正因如此國民黨當局視其為「寇讎」，而竭盡外交之力欲將其遣返回臺予以「軍法處置」。遭遣返回臺後，雖在當局嚴密的監視、迫害，並在顛沛困頓下，最後遭羅織構陷致死，但他從未更改「臺灣獨立」之初心。在致吳振南遺書中，他傳達了最重要的心境「為臺灣人而死、一定要報仇！」傳說臨刑前，他仍高喊著「臺灣獨立萬歲」，¹⁴²顯示此壯烈成仁之事蹟，並非空穴來風。雖然過去部分傳說因著歷史研究而解構，但其個人史實的再重構，才能凸顯其中的歷史問題，而其「臺獨烈士」之形象才更具有真實之意義，這才是真實的紀念。

而就轉型正義角度而論，陳智雄是因主張「臺灣獨立」而犧牲，但實際上他並非中華民國國民，行為發生在外國，國民黨當局並無管轄權。而遣返回臺後，其言行也僅在「言論自由」範疇之內，無論如何，罪也不及於死。但國民黨當局不只遣返過程處處違法，之後更以羅織構陷方式，用《懲治叛亂條例》惡法加以處死，這是轉型正義探討中，不應忽略之問題。歷史應該不斷追究此類違法惡行與犯罪行為，才能建立後人的是非公義觀。而唯有建立重視民主、法治與人權的獨立國家，才能避免政治犯無謂的犧牲，並還其歷史的公道。

此外，陳智雄非中華民國國民，明知遣送政治犯可能危及其性命，日本東京入管當局仍不懼違反法律規定與人權原則，而與國民黨當局「共謀遣返」，如是違法與犯罪的作為，等同於「謀殺」。此類國家外交濫權的「醜聞」，也應該要透過歷史予以公開譴責，才能防止未來違反人權的悲劇再次發生。

¹⁴² 最早紀錄此事跡應是顏錦福之〈最後一句話——政治受難者臨刑前的心聲〉其中之「不屈不撓的陳鐵雄」寫到：「（他）臨刑前不屈不撓，還大聲高喊著：『臺灣××××萬歲』。」此處的「陳鐵雄」應是「陳智雄」之誤，而為避免雜誌遭查禁，刻意將類似「臺灣獨立建國萬歲」的話，隱晦成「臺灣××××萬歲」。此後，有關陳智雄的文章，大都會提及此事跡。顏錦福，〈最後一句話——政治受難者臨刑前的心聲〉，《關懷》，第30期（1984年5月），頁28。

徵引書目

一、檔案

- 《外交部》（新北市，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藏）
- 〈印尼內戰〉。
 - 〈印尼內戰二〉。
 - 〈印尼內戰三〉。
 - 〈有關臺灣問題各項情報及參考資料〉。
 - 〈逆陳成龍（智雄）〉。
 - 〈臺灣獨立運動（四）〉。
 - 〈臺灣獨立運動（五）〉。
 - 〈臺灣獨立運動（六）〉。
 - 〈臺灣獨立運動（八）〉。
 - 〈臺灣獨立運動（九）〉。
 - 〈臺灣獨立運動（十）〉。
 - 〈臺灣獨立運動（十一）〉。
 - 〈臺灣獨立運動（二十四）〉。
- 《法務部調查局》（新北市，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藏）
- 〈陳智雄案〉。
- 《國防部後備司令部》（新北市，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藏）
- 〈陳智雄等案〉。
- 《國防部軍法局》（新北市，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藏）
- 〈陳智雄、戴村澤、蕭坤法〔汪〕等叛亂案〉。
- 《國家安全局》（新北市，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藏）
- 〈柳文卿案〉。
 - 〈拂塵專案附件〉。

二、專書

- 木谷勤，《山川現代史》。東京：山川出版社，2015年。
- 丘宏達，《現代國際法》。臺北：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1995年。

- 李筱峰，《臺灣全志卷首——戰後臺灣變遷史略》。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2004年。
- 林樹枝，《白色恐怖X檔案》。臺北：自立晚報社，1997年。
- 邱正歐，《蘇加諾時代印尼排華史實》。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5年。
- 施明雄，《白色恐怖黑暗時代臺灣人受難史》。臺北：前衛出版社，1998年。
- 馬樹禮編著，《印尼獨立運動史》。香港：新聞天地社，1957年。
- 陳正茂，《臺灣早期政黨史略（一九〇〇—一九六〇）》。臺北：秀威出版，2009年。
- 陳銘城，《海外臺獨運動四十年》。臺北：自立晚報社，1992年。
- 陳鴻瑜，《印度尼西亞史》。臺北：鼎文書局，2008年。
- 陸東亞，《領土管轄權成案之研究》。臺北：國家長期發展科學委員會，1965年。
- 黃純青等監修，《臺灣省通志稿·卷十：光復志》。臺北：捷幼出版社，1999年。
- 蔡百銓，《印尼簡史》。臺北縣：萬全出版社，1996年。
- 鄭學稼，《印度尼西亞史》。臺北：黎明文化出版社，1976年。

三、期刊論文、專書論文

- 枝伯仔（林樹枝？），〈不屈不撓的陳智雄〉，《關懷》，第45期（1985年10月）。
- 顏錦福，〈最後一句話——政治受難者臨行前的心聲〉，《關懷》，第30期（1984年5月）。
- 嚴婉玲、陳翠蓮，〈1960年代政治反對人士強制遣返政策初探——以柳文卿案為中心〉，收入黃翔瑜執行編輯，《戰後檔案與歷史研究——第九屆中華民國史論文集》。臺北：國史館，2008年。
- 蘇瑤崇，〈脫殖民地乎——UNRRA資料所見的臺灣戰後善後重建問題〉，收入蘇瑤崇主編，《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在臺活動資料集（Collected Documents of the United Nations Relief and Rehabilitation Administration in Taiwan）》。臺北：臺北二二八紀念館，2006年。
- 蘇瑤崇，〈論戰後（1945-1947）中美共同佔領臺灣的事實與問題〉，《臺灣史研究》，第23卷第3期（2016年9月）。

四、網路資料

- 〈51年了敬你臺灣獨立第一烈士陳智雄〉，收入想想論壇：<https://www.thinkingtaiwan.com/content/2099>（2022/3/29點閱）。
- 〈臺獨革命先行者陳智雄追思手冊〉，收入Dokumen：<https://dokumen.tips/education/20170520-.html?page=18>（2022/4/13點閱）。
- 〈紀念臺獨烈士、印尼建國英雄——陳智雄〉，收入「臺灣獨立建國聯盟」：<https://www.wufi.org.tw/>【紀念】臺獨烈士、印尼建國英雄-陳智雄/（2022/3/29點閱）。
- 〈退去強制令書の執行・送還・自費出国の2－1送還先〉，收入日本出入國管理廳：https://www.moj.go.jp/isa/applications/procedures/tetuduki_taikyo_reisyo_00001.html（2022/11/18點閱）。
- 〈陳智雄〉，收入維基百科：<https://zh.wikipedia.org/wiki/陳智雄>（2022/3/29點閱）。
- 〈福爾摩沙在萬隆：亞洲第三世界國足主要的歷史與未來〉，收入文化研究國際中心：<https://iccs.nctu.edu.tw/zh/subproject.php?USN=17>（2022/3/29點閱）。
- 〈蔡晏霖副教授〉，「陽明交通大學人文社會學系暨族群與文化碩士班」，網址：<https://hs.nycu.edu.tw/Faculty/YLTsai>（2023/3/10點閱）。
- 〈護國臺灣神陳智雄〉，網址：<https://taiwantt.org.tw/taiwanspirit/frame/frame46.htm>（2022/3/29點閱）。
- 柯維斯，〈關於陳智雄被捕的國際法問題〉，收錄於「雲程的雙魚鏡」，網址：<https://blog.xuite.net/hoonting/twblog/160084682>（2022/3/29點閱）。